

天 下 文 章

何 文 介 譯



亢 德 書 房

天 下 文 章

何 文 介 譯



允 德 書 房 出 版

天下文章目次

1

做人如雞生蛋論..... H. L. Mencken (1)

談節制生育..... Julian Huxley (5)

保薦人才談..... Lathrop Q. Merriwell (10)

動物園中沉思錄..... A. V. Lucas (15)

學奏樂器記..... Mark Twain (21)

弔今戰場..... L. Stowe (25)

一件大詐欺案..... S. Delaplane (30)

美國的打破不景氣法..... K. Burke (35)

美國家庭內景..... Helga (40)

466180

- 談贍養費…………… M. D. Winn (張)
- 談息訟…………… A. de Ford Pitney (張)
- 死囚臨刑前談話記實…………… Robert Blake (張)
- 一部釀成南北戰爭的小說…………… Forest Wilson (張)
- 談決鬥…………… Paul Marand (張)
- 起死回生…………… Paul de Kruij (張)
- 莫泊桑這個人…………… Axel Munthe (張)
- 『女人』作者羅斯夫人…………… M. I. Robertson (張)
- 苦女子小傳…………… Axel Munthe (張)
- 馬克吐溫遊凡爾賽…………… Mark Twain (100)
- 雨果遊滑鐵盧戰場…………… Victor Hugo (104)
- 莫泊桑與隱名女子間的通訊…………… Bashkirtseff (114)

做人如鷄生蛋論

——孟肯致杜倫書——

你問我做人的樂趣何在，工作之目的爲何。我所以不斷的工作者，理由與鷄不斷地生蛋同。任何動物都有工作的衝動，這種衝動我們雖然不甚明瞭，然其勢甚強。人生者做人也，非活動不可。靜止只是工作後工作前之休息，否則殊足使人痛苦，並且對於健全的有機體甚爲危險——實則於事實上亦是不可能之事。祇有垂死的人才能偷懶不做事。

一人所作何事，乃由天資所範。換言之，乃由遺傳所決定。我不能像鷄那樣下蛋，因爲我生時沒有生蛋的天賦。我沒入選爲國會議員，不會奏小凡華林，不在大學中教授形而上學，不任事於鋼鐵廠，亦是基於同一理由。我所做的工作只是近在手邊最容易做的事。我湊巧天生非常喜歡思想，因而喜歡玩弄思想。同時我湊巧天生有一種過人的以文字表演思想的才能。其結果便是：我成了一個作家兼編輯，這便是說：我是個製造思想販賣思想的人。

於這一切之間沒有什麼自由意志可言。我所做的事乃是不可知的命運所指定，非由

H. L. Mencken



我所選定。我幼年時想做化學家，同時我的父親想叫我做商人。有時候，也像別的不甚有錢的人一樣，頗思藉輕而易舉的詐欺方法發一注財。可是我終於成爲作家，且將終身做作家，直至死而後已，恰如母牛終身產牛奶一樣；母牛雖有志於產松子酒，然終不能。

我較多數的人幸運得多，因爲我自幼年以來，始終能做自己所喜歡的事以謀舒適之生活——我所做的事乃是縱無報酬我還是喜歡做的事。我以爲有這種幸運的人不多。千萬的人得做自己不感興趣的事以謀生。至於我呢，我雖也有常人所有的憂患，然過去生活始終甚爲愉快。因爲雖在憂患之中，我還能享受自由活動之樂趣。自大體言，我所做的事，恰是我所想做的事。我的工作予他人的影響如何，我是絕不以爲意的。我發表著作，目的不在悅人，只在自己快意，正如母牛產奶一樣，目的不在使畜牛的人獲利，而在滿足自身之欲望。我自以爲我的思想多數極爲健全，縱令不然，我亦滿不在乎。世人願愛我的文章者便讀，不然就不去讀牠是了。我於產生思想殊感有趣。

天下文章 愜意的工作爲達到幸福的目的之第一個手段；其次我認爲便是赫胥黎叫做家庭之愛的東西——家庭與乎友朋之間日常的交往。我的家庭曾經遇到憂患，然而從來不曾發生過嚴重的爭論，也沒有遭遇過貧苦的生活，我與母親及姊妹間的關係極爲美滿，我

和妻子之間亦甚融洽。與我常常發生關係的人都是多年老友。有幾位和我的友誼已有三十多年於茲了。認識以來不及十年的人，我不大去看望，就是相見，亦不十分親密。這些友朋使我心中殊為高興。我高高興興地做完工作之後便去看望友朋。我們之間興趣相同，對於世事的看法意見一致。他們多數於音樂甚感興趣，這正和我一樣。友誼予我的樂趣較任何外物為多。我年過年的愛好友誼了。

說到宗教，我是沒有什麼宗教的。我在成年生活中，不曾經驗到任何可勉強稱做宗教衝動的東西。我的父親與祖父都是懷疑主義者，該時父母雖曾送我入主日學校，受基督教之薰陶，然而始終無人教我相信基督教。父親認為我應該知道基督教是什麼，只是看來他從來不曾想到我會接受基督教。他是個深知心理的人。我讀主日學校——除聖詩懂得甚多之外——唯一的結果便是：深以為基督教的信念充滿種種顯然的荒謬之處，深以為基督教的上帝是荒唐不合情理的。自孩時以來，我於神學方面的書讀得很多——或許較一般的牧師讀得還多——然而還不曾發見什麼理由足以變更我的思想。

像基督徒那種的禮拜，在我看來，非但不足以增進人的德性，抑且使人降低品格。如果宇宙間真有上帝，則亦應加唾棄，而不應尊敬；禮拜便是匍伏於這種上帝之前之謂。於這個世界上我不見有什麼上帝之慈善之徵象。恰是相反，據我看來，依照上帝

日常的舉動，他必是個最愚蠢，最兇殘，最邪惡的傢伙。我說這話，於心毫無不安，因為他待我很好——直可說待我殊有禮貌，從來不曾譴罰過我。只是我沒法不想到他對於週圍別的人們的暴虐。我不能敬重容許戰爭和政治，神學與癌症的上帝。

我不相信神魂不滅，我也無意於神魂不滅。神魂不滅的信仰乃是起源於品質較低之人的幼稚的自私心。像基督教那種的神魂不滅論，只是這種人對於今世生活過得較好的人們施行報復的一種方法而已。人生的意義為何，我不知道。我懷疑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我祇知做人很有趣，這至少在我個人覺得如此，甚至人生的苦難也是有趣的。復次，苦難足以培養人們的品性，那種我最欽佩的品性如勇氣以及諸如此類的美德。我以為為最高尚的人是抗拒上帝而克服他的人。我不會做過這件事。我死的時候，身體化為烏有，我沒有不能瞑目處。戲雖好，然而世無做不完的好戲。

談節制生育

Julian Huxley

倍透西亞與斯答普納二地醫院當局向衛生部聲請，要求准予傳播節制生育之知識。衛生部答覆道，如果他們傳播是項知識，他們的執業許可證將予以吊銷。北甘新登地方亦曾發生同樣的事情。

今日的英國非為神權政體，亦非決意製造炮灰的軍閥專制之政體，然竟發生這樣的事。

我不懂這種態度有什麼理由。據我所知，反對節制生育者有二種理論。第一種是國家主義者的理論，此輩以為節制生育將使人口減少，致使不足以與別的生育率較高的國家相競爭。第二是教會人士——尤其是天主教徒們的理論。他的理論根據道德上的觀點：如生育子女，便得給他飯吃而增加負擔，這使男女思及結果而審慎將事，今若把這點防範取消，則人們將縱慾。嚴格的天主教徒更進一步，以為生靈之降生於世，乃由神定，今由人來干預神命，乃是不可之事。只是對於這一種的理論，世俗中人殊無爭辯之必要。

此外根據這二類理論為出發點的說法尚多，只是其重要論據總是這一套。第一類重

視人口——肉體方面的結果；第二類重視道德——精神方面的結果。

× × × × × × × ×

現在我們且看一些事實。我們只要張開眼睛，到任何城市的街道二邊去看看，就可知道衛生部的不准傳播節制生育的知識，其政策並不統一。如果傳播是項知識和實行避妊實是有害之舉，爲什麼不禁止避妊用具和避妊書報的出售，却讓這一類今日以下流形式出之的東西公然陳列呢？衛生部的政策祇使窮苦的人，膽小的人，以及拘禮的人處境更爲困難而已；富有的人和較爲開通的人早已在實行了。

只是關於這種局面還有其他更爲嚴重的問題。觀乎近來人口之統計，最顯著之事實爲：於過去百年之中生育率下降甚速。這於所謂『上等階級』中最爲顯然，於自由職業者與知識分子的家庭中尤然，於熟練工人的家庭中較不顯著，在不熟練工人的家庭中更不顯著，於貧平陋巷中最不明顯。這種現象當然是由於實行避妊所致。其結果雖非 Inge 與 Macbride 二氏所想像的嚴重，然於人種改良方面却實遭受重大的阻礙。以全體言，在這種局面之下，人口之中較優良的份子的生殖速率遠較不良份子的生殖速率爲低。

天 下 文 章
據我看來，僅是上述二件事實已足使以人口一點爲論據的理論完全落空。人們確在實行避妊，而實行者多爲遺傳方面較爲優良的份子，天稟較差者實行避妊的較少。今

日這種局面實在是壞透頂的。救濟之道，不外二途：絕對禁止避姙，要不然便是一切階級的人們都同樣實施避姙。第一途是辦不到的，餘下來祇有第二途了，然而衛生部却在極力防止這一途。

只是此外還有一點。生育率方面之減少常由死亡率之減少以彌補之。復次，若是小孩如豬狗地那樣大量產生，不只兒童死亡率甚高，並且亦無足夠之財力足以予他們以適當的衣食，無足夠之間時去看顧他們——於是質的方面便大受影響。人口的最與人民的質二者，選擇起來誰會猶豫呢？

X X X X X X

下面是某醫院的病人登錄簿的一頁：

A 夫人：年四十四歲；生子女十二人；流產五次，乃是出於故意的。

B 夫人：年三十八歲；生子女十二人；流產一次，今又懷胎。

C 夫人：年三十一歲；生子女七人——一死；終年背痛。

X 夫人：年二十三歲；生子女五人——三死。

這般婦女的丈夫，每星期的工資收入在一磅十先令至二磅十先令六便士之間。

我們不同意於道德上的理論者以此。宗教家常大驚小怪地告誡『下等階級』的人道，如果他們略知自制，不但人品可以更加高尚，抑且可以免去如許種種的不便。可

是我們考察此言的理由，便知此言毫無理由可言；這一類的話半是混惑的思想，半是由所假定的錯誤的論據而來的結論。

我們說其思想混惑者，因為如果節制生育成爲習慣的話，自制仍是美德——不，將爲更大的美德；復次，主張這一類的理論者，其出發點乃在假定性慾上的快感本身如不以生育爲目的，乃是一種下流不道德的事。

此事殊不便討論，然而阻礙進步者却是這種默示的假定。『肉慾之愛』之本身並無下流或不道德可言；只是因爲這種觀念深入人心，潛勢力極大，是以『肉慾之愛』今日還是一種禁忌。人生一切重要的活動，過去都曾一時遭禁忌，而性慾是種種大禁忌中最後的一種。

當然，有的人會說，我們吃飯應該只爲飽肚子，不應認吃食物爲樂趣。只是我們早一天認明對於人的自然活動抱這種的態度是種思想上的疾病，局面便會早轉好一天。

在純粹的物質方面的發明，反對者不甚衆多，可是事關生物方面的發明時——事涉那些與我們的生理有切身關係的發明時，事情便大不相同了。酒精的發明引起禁酒運動的狂熱舉動；種痘也有大義凜然的反對者；自有微菌學以來，便有人反對活體解剖。醫生初用哥羅芳（Chloroform）時，虔敬的道德家認爲婦女生產時不應該用這種麻醉藥，以爲有加阻礙於神明施報應於惡女之嫌！甚至在美國有的教會學校中，教授

是不准吸煙的。現在臨到那生物學上最重要的發明——節制生育了。

自然的天賦與人類的的工作，是好是惡，須視我們是否善於利用以爲斷；我願人們與教會慎記這點而勿忘。

遺傳低劣者的生育率超過優秀份子的生育率，使人口呈不健全之狀。如實行合理的生育節制，則可矯正這種不健全的狀態，予千萬婦女以合理生活的機會；這般婦女終年家務繁忙，工作過度，而又不斷地生育，她們的人生簡直是種痛苦；復次，節制生育能改進兒童的體格，予她們以更大的幸福；並足以減低生育率，庶幾我們可以改善社會，追上人口過剩所給我們的問題而解決之。

保薦人才談

Lathrop Q. Merriw, II

我想人人會受過保薦人的恩惠。我自己也曾屢次受人保薦過。我以大學教授的資格，爲人作保的次數恐較別的教授爲多。我的推薦之語，或自郵局發出，或藉電話，或藉電報，屢次使人獲得種種的職業，上至當法院的記者，下至充人家的看護，各色人等都有。我曾爲律師，牧師，以及銀行家擔保他們品行的端正，這一類的事也非止一次。

也並曾做過前曾犯案的人的保證人，其中之一是個暫准釋放出獄的殺人犯；另一個，說也慚愧，從前是我的學生。那個殺人犯事實上所犯的罪也不過是槍擊一位收賬員。說到那位我的學生，他如今又落法網了。只是如果他再到我的辦公室來，面呈那副得人歡心的笑容時，我是又會立刻給他寫保信的。

過去二十年中，我曾爲人填過許多保證書的空白，寫過許多不甚可靠的考語，目的是想幫助他們，使能在這世界上活下去；於今思之，良心上很感不安。

當然，如果你所幫助的人是規矩的人，那末幫助他們在世上活命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只是我們所幫助的人往往並不是好人，而我們胡亂推薦，這足以紛亂社會的秩

序，經濟的秩序，甚至於會破壞道德秩序。

我有一位友人——是位白髮的推事——有一次自認說，他的一封保薦書「曾使一個蠢笨如牛的傢伙獲得了世界上很重要的地位。」又有一位朋友說，他曾使許多壞蛋交好運；他起誓說，下次爲人寫介紹書時要三思而行了。他實在是應該慎重其事的，我也一樣。只是實際上他是不會慎重將事的，我也不會。

當然，有人請你寫介紹信時，你很可以拒絕；我也時時想到這點。真的，你委實應該拒絕；比方佐治·愛森巴爲要任事於一家火藥廠，來叫我寫推薦信時，我實在是應該拒絕的。

拒絕的理由，第一是：他的爲人怎樣我早已記不得了，但知他是個舉止荒唐，常常在教室中睡覺的學生，有亂投烟尾的惡習；第二是：我於火藥的知識實在缺乏得很，這點我是應該認爲重要的。我實在應該向工廠的監督據實陳明，只是那時我想佐治既然想任事於火藥廠，我有什麼理由去阻撓他的前程呢？於是我極力爲他吹噓。他得到了那個位子，或許他在那裏工作成績甚爲良好。或許他現在早已把火藥廠轟掉了。我不會去調查過。

爲人介紹，結果如此，或是往往如此。在我如此，在別的推薦人亦復如此。我們也

許知道來求寫介紹信的人所在謀的事是需用腦力的，而此人却極爲呆笨，我們自己是絕對不會想任用的。可是我們往往爲無關於職位本身的理由所動，驟爲他寫保證書。他也許是我們的友人，或許是我們的從兄弟。或許他鼓動我們的憫憐之心，說他的妻子新近生了雙胞胎，或是說他想洗去惡習決心重新做人，只要有人——他的意思當然就指介紹人——助他一臂，他是會重新做人的。他說的也許是實話，這更使人難以拒絕他的請求。只是話雖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斷然拒絕的。

幸而處於和我同樣境遇的不祇我一個。不然的話，我將抱恨終身了。我發見別的爲人作保的人也是和我一樣地慈悲爲懷。我有一位同事也是樂於爲人寫信口雌黃的介紹信的。他堅稱大學當局應爲畢業學生的後盾。他說：「我們的校友出去謀事時，我們應該爲他們設法獲得職業。我們應該效忠於我們的畢業生。」

在某一方面說來，我那同事的話是不錯的。我們對於畢業生確乎負有一種義務。只是於某方面言，他是錯透了頂了，而他自己知道錯誤的。他都知道一紙文憑並不足以證明我們的校友能擔任橡皮廠的化學師或是教堂歌唱隊的隊長。同時他也知道像他那樣的效忠往往會使第三流的人才充任第一流人才的職位，以致第一流的人才落了空。在相當限度以內，爲學生們效忠是很可嘉許的事，只是此外還有較效忠於學生更重要的事亦須加以考慮。

只是我是何人，敢於說教，尤其是在我同事前說教？我與他二人不是曾經屢次聯合了暗中共同計算國內各地的僱主們麼？我不是曾經事情做得太過分而他竟也覺得不好意思麼？例如那位我介紹給一家書店的傢伙。我疑心我的同事也不會給他作保人的。然而我却爲他作保了。不錯，那傢伙任事二星期後就被停生意了。只是此事之過在書店老闆，而不在我。不幸得極，老闆命他校樣，他甚至於那種手民的錯誤像『我們亂倫的清教徒』或『維多利亞時代的錯誤』等也忽略過去了，於是老闆就請他回家。

當然，那時我很可以向那家書店說，經過幾次這種的錯誤後他的校樣的技術是會改進的，可是事實上我當然沒有去這樣說。他所犯的那種錯誤之事正顯示他有相當的天才，我的所以喜歡他大概也是爲此，只是我不能就以此爲理由而鼓勵他去從事出版業。

據上所說，我不該寫那封介紹信乃是顯然的事了。只是罪過有輕重之別，我深覺爲利人而說謊總較爲自利而說謊來得好。所困難者，寫介紹信的人往往上述二種謊語都說，即以蘭根的事爲例，我們姑叫他蘭根吧，他是我的一位助教；正在找尋較好的職位。

數年之前，蘭根到我們學校裏來教書的時候，名譽極好，教書有方，學問亦佳，並且是個規矩人。他的這種令譽得完全歸功於他的推薦人，只是別再說這些話了。他後

來想辭職，那時我對於寫介紹書的事還是外行，所以殊不敢驟然介紹他到別的地方去，於是我去請示於院長。他吼道：『天啊！給他寫一通極好的推薦信吧。我們不要他在這裏。』我猜別的教授們是不需要這種指示的；我的介紹信的結果是：蘭根獲得了一個較好的職位。

只是他的新職位也沒有幹得長久。經過像我們同樣可靠的推薦人的介紹，他又到另一學校去任事。後來，有一天早晨，院長到我們的辦公室來，笑着說道：『你們聽到蘭根又獲得了新職位的事麼？這次他榮任正式教授之職了。如果他繼續這樣幹下去，穩可以做教務長。』他也許會做教務長的。我常在想，有幾位教務長的做到教務長不也是像蘭根那樣謀來的麼？

動物園中沉思錄

A. V. Lucas

星期日下午，我在動物園中沒有目的地閑踱，突然看見一隻非洲河馬，他那龐大平庸的臉在木柵的角邊頭張望着。河馬乃是一種形體最大看去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我頓覺身體似在另一奇怪的世界中。牠的樣子沒有什麼可怕處；牠的臉貌比公共汽車上坐在你對面的臉孔要和藹可親得多；只是牠的臉總有一種荒謬，無可磋商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意味。牠是種不宜於突然看見的東西。

這隻河馬今年三十多歲，已呈老態。牠的腳覺得酸痛，目光無神，牙齒沒剩了幾隻，且多是歪斜，顏色發黃的。在形體方面，牠碩大無朋，像個我生平從未見過的堅實的圓形物。我不禁暗思牠死了將怎麼辦呢？因為牠不久總是要死的；牠那龐大的屍體將怎樣搬去，怎樣處置，怎樣消滅呢？在隔壁籠子裏有幾隻小河馬，像是可笑的小豬，新近飄洋渡海的自非洲運來；甚至這種小河馬的重量大概比四個郡長加起來的重量還要重；而那老河馬比小河馬要重五十倍，牠的軀幹自頭部一直龐大到底，裏面很像是裝滿了鉛的。當牠那蹣跚的腿終於支撐不住，牠的身體倒了下去不再站起來時，我希望不要看到她。

這河馬是那樣的笨重，那樣的沒用，我站在這可笑的龐然大物之前，心想那種捉捕巨獸的獵人把牠捉了來是什麼意思，委實想不出他們的用意何在。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種動物，令人看了明白『自己生存，讓他人生存』這句格言的意義的話，那麼祇有這隻河馬才有這種效用。世界上這種動物已不多了，我不懂人們何以膽敢增加牠們的死亡率。只是大概會射擊過許多這種動物的高等人們，此時正在悠閑地品茗。殺死一隻獅子，或一隻老虎，或是任何其他兇猛的野獸，這是我所能了解的，雖則我自己不願動手，這一類溫柔的碩大如山的動物，其生命已很呆滯，若再去打攪牠們——我是做不到的。會在地上打滾的動物，誰能忍心去殺死牠呢。

後來我遇到一位研究動物學的人，他的頭腦中滿是經綸，袋中滿是蘋果與玉葱，他若是身邊不帶這些東西是決不會來看望這些動物的；我自他那裏知道了許多希奇的事。其一便是那種形狀兇惡的二足動物犀鳥，看來像是無時不想以他鐵一般的喙冷不防地刺人，却是鳥類之中最和善，最易於相處的鳥，很歡迎人家不斷地撫摸牠。同時他也許是整個動物園中最善以嘴接物的動物，牠的喙看來雖是極不靈便，却能接住任何的東西，無論你怎麼投擲給牠都好。

我對於這副活的諷刺畫始終認為很可驚奇；你須知道牠所最喜歡吃的食物是葡萄。犀鳥看來較任何別的動物都難馴服；可是在事實上，犀鳥像得寵的狗一樣地喜歡人家

去寵視牠，也像狗一般地癡情。除葡萄外，牠尤喜歡人家去抓牠的下顎，牠把頭愈伸愈出，很欣賞這種樂趣，直至後來牠的喙高聳天際，像是鄉間的塔尖。

住在犀鳥近處的是一隻蒼鷺和一隻貓頭鷹，前者如一幅日本圖畫一樣的可愛，後者的眼睛或許是全園中最美麗的了，牠的生活恐怕也是最淒涼的了；因為他慣於在非洲的江湖上飛翔，邊飛邊以其腳爪捉捕行動欠謹慎的蟲魚，而現在却被關在數尺見方的籠中之籠裏。他看見遊人走過時心中當作何想！我們可以相信海豹與水狸關在這裏，生活未嘗不愉快；那頭水獺的生活也很自在安適；關在大型養鳥房的那些鳥類，那些猴子，那些蛇類——我覺得那一切動物的境况並不十分惡劣。只是這些喜歡遠走高飛的鳥類和動物——這些鷹與鷺，獅子與老虎，以及貓頭鷹，——這是什麼樣的遭遇！又是什麼樣的前途；我不忍替牠們設想。

自識那位學識豐富的動物學者之後，我又知道了下述的事：那頭極樂鳥雖是美麗多姿，很可以過隱士般的生活而輕賤人們，然還肯攀住了籠子自人們手中吃蘋果，啣住之後便一口嚥下，咀嚼也不咀嚼一下；那鳥房中最西邊的那頭貓頭鷹能對牠所看重的人作『呵，呵』聲；老鷹喜歡人家撫摸牠們的頭部；那位學者還告訴我，說是其中有一隻，只要你裝鷄叫牠也會跟着你叫。牠們這一切舉動是否應該的呢？我很懷疑。我喜歡老鷹冲天直飛，不容許人們取笑牠。只是我想我們也不可批評得過份。犀牛不是

有餅乾吃的麼？

我又知道野羊最喜歡吃橘子皮；那角絕大的山羊，如果你不當心把手指放在鐵柵上，牠的角會重擊下來，會很容易地把手指切爲二截；只是在另一方面，那隻住在象附近的柵圍裏面的鹿，身材瘦弱優美，新近掉了一隻角，其溫和猶如獅子狗，很需要人們予以同情顧憐。

我同時知道：那頭小象是吃桂格麥片的；那頭海獺，園役們還不曾看見過，並不是因爲園役們不願看見牠，而是牠不可解地害羞，要看見牠一眼的話，唯一的機會是在日落的時候。

那天早晨最可喜的事是與那頭人猿名叫「狄里」的會面——我的幸能遇見這位研究動物學的朋友還得歸功於那頭人猿。我們和這頭人猿玩耍了一小時，牠吃着菓子，邊吃邊玩。我不該認牠爲過分重視食物的動物。我似乎從來不曾看見過一個非人類的動物能如牠那樣肯立刻放棄了美味而從事他事的（牠是非人類的動物麼？我很懷疑）。牠對於我的手杖很感興趣；只是那個鞦韆架不時引起牠的注意，是以牠不時坐上鞦韆去；牠不時想來擁抱我，我也不時想去擁抱牠。狄里是個很樸素很慈愛的動物，有最小巧可愛的拇指，人猿而有這種拇指殊爲難得。並且還很清潔。實在說來，很可以算是我們人類中的一個。

狄里是第一頭我看見了心中不感不安的人猿。猴子，尤其是大形的人猿真是像人——不但像而已，並且不時使我們想起自己的劣跡——我看了牠不只對於今世人類的任務愈加懷疑，並且還懷疑人類是否能進天國。只是狄里很能得人歡心，狄里有種種的美德。牠很仁慈，很和善，很安靜。牠凡有所動作，都是深思而後行的。牠不像那些小猴子那樣多疑；據我觀察所得，牠的胸襟是不狹的。牠的毛是一種美麗的赤褐色。我時時掛念牠。

我方才看見了一件可憎的事——以魚喂水鳥——所以遇見了狄里更覺愉快。狄里在地下室中至多只是喜歡作弄，沒有思想；那裏沒有兇殘的撲捕生物的脚步。那種水鳥予我們以一種貪婪兇狠的印象，半是因爲水鳥所捉捕的東西是一種長得很是優美活潑的生物。世間有比那種瘦弱的在水中游來游去閃閃地反射着陽光的透明的魚還美麗可愛的東西麼？魚的行動本身簡直就是一種優美。然而園丁竟能把這種小動物成打投入水箱中去，牠們立即在綠水之中游泳起來，接着園丁把一隻鳥籠打開，讓一頭大形的黑白相間的鳥兇暴地躍進水箱中去，三分鐘後把所有的魚都吞吃了。牠忍心做這樣的事，每日做這樣的事，一天二次，人們似乎很喜歡看鳥吃魚；只是我滿懷厭惡走開了。

我自狄里的私房走到獅子那邊去，又自獅子那裏走到海狸那裏去，經過一長排的木

屋，裏面住着羚羊，鹿，岬麋；我覺得這所屋子裏真正有趣的東西不是外國運來的動物，而是一種本國產的動物，這種動物在家庭之中雖是極爲普通，然而很不容易看見——老鼠。如果你想看老鼠安詳地走來走去，毫不畏懼危險地吃着食物，你可以到動物園去，名義上是去觀看岬麋去的。這對於岬麋並沒有什麼不公平，岬麋絕不希望人家寵幸牠，在這點上，牠與長頸鹿完全不同，後者伸長了頭頸，目送着那般離開牠的朋友們，看了這副神情祇有鑽石心腸的心才會不顧而去。岬麋沒有那樣的熱情；牠不膽小，亦沒有虛榮心。你看什麼都好，她不介意，所以你不妨把你整個的注意力集中在那老鼠身上，那些老鼠在岬麋的腿下跑着，像是多風的四月天氣中天上奔馳着的雲朵的影子。

接着我就走了，動物園中的一切都看見過了，只沒看見一種廣告做得最大的動物——扒手。看了那般滿臉德色站在籠子面前觀看種種動物的遊客，聽了他們表示屈尊或憎惡的評語，近處就是那張無時不在那裏的告示，「當心扒手」，頗足令人深省；告示中說：叫人當心——當心誰呢？——人！我知道至少獅子不摸他人袋裏的東西的（雖說捉了獅子剝了牠們的皮充地氈也是必要的事）。

學奏樂器記

Mark Twain

你的鄰居若是喜愛深夜吹喇叭，吹出些不入調的音樂來，你該忍耐，你該可憐他。我先也不以這種舉動爲然，後來自己也愛好起樂器來，經過情形不甚良好，故上面這個意見是我經驗之談。且說對門的那個鮮廉寡恥的傢伙每夜吹奏喇叭，令人心煩，我却不用咒他，只是哀憐他；他正在學習，進步之慢，直令人驚異。在十年前，我要是遇到同樣的事，早就把他的屋子放火來燒了。那時鄰居是位業餘凡華林家，我在他手裏吃的苦楚一言難盡，約莫忍受了二三個星期。他祇奏 Old Dan Tucker 那個調子，不奏別的；只是他奏得那麼糟，我若是醒時，他使我怒火中燒，若是睡着時，便使我做惡夢。只是他如果祇奏那個調子的話，我也就耐着性子不動武了；爭奈他却另換花樣，吹起 Sweet Home 那個調頭來了，那時我就過去放火燒他房子把他燒跑了。第二個向我襲擊的人是個可憐蟲，他不知怎的喜歡奏起號角來。可是他只是練習音階，我也讓他去，且不作理會；後來他却吹起怪調來了，那時我苦不堪言，一時忍不住就衝了過去，把他也燒跑了。接着二年之中，我燒跑了一個業餘號筒家，一個喇叭手，一個學奏低音笛者，還有一位天資只配擊鼓的未開化人。

若是十年前這位吹喇叭的傢伙搬到我隔壁來住，我不焚死他才怪。可是我已說過了，現在我只讓他自己去毀滅，因為我自己也會愛好過音樂，有了經驗，對於此等人我祇有滿懷同情。復次，我今已知道人人都有的一種愛好某種樂器的本性，潛伏在人的靈魂深處，遲早總會洩露出來。所以你們也別痛詆擾人清夢企圖征服提琴而沒有進展的那般人，因為你們遲早也會來那一套的。每遇業餘音樂家夜間奏起怪調把人擾醒時，人們往往咒罵他；只是我們都是同樣的人，遲早總會無端愛好音樂，所以咒罵是不作興的事。對於這位喇叭狂的人，我是抱慈悲為懷的宗旨的；有時他心血來潮，會猛然吹奏起來，我睡在牀上便驀地驚起，毫無睡意，一身是冷汗。我初以為是地震了；繼而一想，與其每夜受這個苦楚，倒不如自殺了靜靜的躺在墳墓裏的好；我老脾氣又發作，想過去燒死他；可是終於心靜了下來，自思這位吹喇叭的音樂家也快不久於人世，乃在自討苦吃；於是我就摒除了那不高尚的念頭。

有的人天意只命他安心鋸木頭，他却突然發了瘋，不顧天意，想做音樂家。我過了好些時沒有遇到這類人之後，自己也愛玩起手風琴來。如今說來，我恨手風琴決不敢後人，可是當時我却無端崇拜這個樂器了。我買了一個聲音很洪亮的手風琴，開始學奏 Auld Lang Syne 這個調子。現在想來，我當時必是腦中充滿了烟士披里純，那麼許樂譜之中，別的不選，却選了這個最刺耳最令人難過的調子。我猜世上最令鄰

居們痛心疾首的調子是莫過於我那短時期的從事音樂過程中所奏的這個調子了。

我學奏了這個 Lang Syne 調子，約有一個星期，爲虛榮心所激，心想不妨改進原來的調子，於是我就另加音調進去，把原來調子改變了，可是成績一定不甚良好，因爲我正在演奏着，房東太太跑了進來，臉上滿容不以我的事業爲然的神色。她道：『吐温先生，你除這個調子外還會演奏別的麼？』我恭敬地回答她，說我不會別的。她說道：『那末你就只照樂譜奏着就是，別加什麼變化進去，因爲寓客聽了很覺刺耳。』

實則此豈僅是刺耳而已哉；實在太刺耳了，一半的寓客搬到了別處去，其餘的寓客也快要走了，可是龔斯夫人留住了他們，把我趕走了。

我在另一家公寓裏只住了一夜。次日清早，斯密司夫人就來尋我說話。她說道：『先生，你走吧；我不要你這種寓客；從前這裏也有個像你這種的寓客——是個可憐的瘋子，他玩的是個五絃琴，還愛跳舞，把門窗上的玻璃也都震落了。你昨夜叫我睡不着一忽覺，若是再要這般，我定把你那個勞什子拿來摔在你頭上！』我自思這個婦人對於音樂一道並無愛好，乃搬到勃朗夫人那裏去住。

我仍演奏 And Lang Syne 這個調子一點沒有把牠改纂，只是奏時略有幾處不和諧的音調，這個却把原來調子改變得悅耳了些。我奏給新鄰居們聽，一連奏了三夜。

可是就在第一晚，我演奏時寓客們便叛變了，人人都不愛聽我的演奏。我住在那裏却頗沾沾自喜，搬出時亦毫無遺憾；一個寓客聽了我的音樂發了瘋，還有一個寓客想殺娘。我想祇要把樂譜再略加改纂一下，牠一定會把那個老婦人結果了性命的。

我又搬到謀弗夫人那裏去，這是一位意大利女子，她爲人很好。我在那裏第一次演奏時，一個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老頭兒走入我的房中來，站着向我只是笑。隨後他把手按在我的頭上，虔敬地眼望着天，顫抖着聲音很恭敬地對我說道：『青年人，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因爲你已爲我做了一樁功莫大焉的事。我患了不治之症已有多年了，我知道命在旦夕，無法挽回，所以很想聽天由命，只是不能——我還很想做人。只是上天保佑你，我的恩人！因爲自從聽你演奏那個調子以來，我不想再做人了——我今已滿不在乎——我很願意死——但求速死。』那老頭兒抱住了我的頭頸，喜極流淚。我不禁吃了一驚；只是我沒法不自豪，他臨別走出房去時我又爲他大奏了一通不入調的譜兒。他聽了屈了背，活像一把可摺的小洋刀。他次日離開病牀時，病痛全無了——他已躺在一具金屬棺材裏。

後來我玩手風琴的熱情冷了下來，我戒除了這種不健全的愛好時心中很是高興。當我玩手風琴入迷時，我不管是人們間的瘟神，凡我走過之處便是一幅荒涼傷心景象。我使人們家庭中不和，高興的人遇到了我便興趣索然，心中不樂的人見我便感絕望，

我催病人們早死，我猜躺在墓中的死人也覺心神不寧。我演奏那種上千天怒的音樂造成了無限的災禍，使人遭受莫可名狀的痛苦；可是爲減輕我的罪過，我只做了一件可慶的事，那就是使那位多病的老翁樂於進棺材。

只是爲了愛玩手風琴，我也佔得點小便宜；那時我只要演奏手風琴，便永可無須付房租——房東們祇要我未住滿一月離去都願意讓步。

弔今戰場

I. Stowe

——
——
本文作者爲著名通訊員，寫此文時充芬蘭陸軍的
隨軍記者。戰場指芬蘭的 Tolvaarvi 地方。
——
——

在這淒寂的森林中，躺着纍纍的死人；無數的俄軍屍體。他們躺着，形狀與被射死的時候一樣——蜷屈着，做着手勢，樣子極爲痛苦。只是他們的身體上面蓋着二寸仁慈的新降的雪。在這一望無際的深林中，他們已與寒冷的白色之物合爲一體。他們已爲冬天潔白的氈子蓋住，這一隊無名的戰死的兵士。

只是這塊氈子雖白雖厚，只是總不能完全蓋住他們作最後一次動作時的痛苦和那種冷不防而暴死的樣子。在這裏他們一切的痛楚還保存着。這好像是倫敦臘像館的 Tussard 夫人所保存的戰爭恐怖的最後一幕——這一幕虛偽的平靜與莫可名狀的悲劇好像是她所製造的，而她適切地稱之爲「戰場」。

每屆冬天，在託爾伐茹維 (Tolvaarvi) 的積雪之上總是罩着一層深沉的靜寂的。只是今日較往年還要來得深沉，因爲牠還含有一種死人的孤寂意味；數千死人是像一個死人一樣孤寂的。我們聽說芬軍在這裏獲過大勝。人會破壞東西，但永遠不能使

其回復原狀，在這裏，這種感覺我們可自靜寂無聲之中體會出來。

我們自吐爾伐湖 (Lake Tolva) 的半島騎着馬出發時不會料到會看見這幅景像的。那條路很狹很彎曲，二邊樹木高聳着，結了冰的吐爾伐湖就在那邊。在這戰場上主要道路的二邊，我們看見被殲滅的紅軍的破碎坦克與軍需汽車以及一堆堆的殘餘物。

一路上在樹林之中，我們看見怪形的東西在積雪之下突出來，那種像是木材的東西。有時候他們看來像是木匠的斧頭所斬下來而廢棄的彎曲的樹枝。有時候經過的芬蘭兵士的腳踏過後，雪被踏去，笨重的氈靴驀地露了出來，顯示了赤裸裸的真相。有的時候，我們看見兵士們拖着冰住的形體，像是一捆捆的木柴，自森林中走出來；屍體東一堆西一堆，雜亂地躺着，等候被埋於最後的，無名的，共同的墳墓裏。

十二月裏最後的一次雪把這些形體罩上了一層衣服，使他們分不出誰是誰來。造物做了一件最慈善的事了。這些形體只是數日之前還是人類，想想令人發呆。

接着我們白色的軍用汽車在山嶺的最高處停了下來。我們跨出了汽車，跟着我們的嚮導走到森林中去。

嚮導說道：『這裏屍體多的很。他們都是被我們的機槍所掃死的。』這是事實；這裏的屍體很多。

我們的左右四週都有屍體躺着——面目模糊不清的人形；人死亡後固然喪失了個性，使人分辨不出他是誰來，然而他們罩上了一層雪的面具後，更令人分辨不出他們的個性。有幾具屍體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過在多數的屍體，他們的手臂僵硬地高舉在肩胛之上，多數屍體的腿彎曲着。這些怪形的身軀，蓋了一層二寸的雪，形體大了許多，看去甚是奇異。

誰不想看看這些人的形狀究竟是像什麼的呢，誰不想看看他的臉上有什麼樣的表情呢？我慢慢地把一個屍體上面的雪拭去。一個沒有修過臉的面孔和石膏樣的額部先露了出來，接着是一叢短黑的頭髮。這張臉孔甚是安詳，他像是在下暴雪的時候睡着了似的。這是個年約三十歲的人的臉——漠然無生命的臉。

只是有的臉孔上，有着不能想像的痛苦的表情。一個右腿中了一彈的青年兵士的臉便有這樣的表情。他躺着，雙手絕望地捧着傷處。這是這位俄國青年最後的動作，而零度以下三十度的嚴霜保持了他死時的姿勢。

我們不能久看。戰場雖多，然天下再沒有比這裏還要死寂的戰場的了。

漆着紅星的鋼盔，在落下時的原地方躺着。有的屍體的袋裏聳出着剪下的報紙，或是布爾雪維克組織的會員證。別緻得極，在一個兵士的身邊，我們拾得了一張一個青年躺在棺材裏面的照片。他也許是這個死在這裏的兵士的兄弟；這個躺在這裏的死

者，就是爲他胡亂掘一個坑埋了也是非等春天來時不可。

有人拾起了一束信，這一束信是一個兵士的在列寧格拉的妻子寫的。這些信雖是一個不通文墨的女子寫的，但是那拾得的人後來總算把牠們翻譯出來。信中說她已經寫了許多封的信，然而自她丈夫於十月中被紅軍徵去以來，沒有接到過一通覆書；她說這次寄給他五個羅布的錢，上次曾寄給他二十個羅布；她說曾寄給他一張他們幼子龍嘉的照相；並說付不起欠賬，他們鵠候着他回去。

她又寫道：『十一月七日的那天假日，我過得毫無趣味。我天天哭泣着。龍嘉老是問爸爸幾時回來。他問貝德叔叔道：「你看見我的爸爸麼？」貝德叔叔說沒有看見，只是告訴他說不久就要回來了。龍嘉說道：「那末告訴媽媽去，說爸爸就要回來了，他如果晚上回來的話，他一到了家，媽媽務須立刻來喚醒我。」』

我希望不會看見這位俄國兵士的臉。我們不久就走了，讓這位兵士躺在那裏，與無數的蘇聯普魯階級的人躺在那託爾伐茄維森林的積雪之中。在這些僵硬的冰住的屍體身邊，想來多也有這一類的信函。可是這些信函將是永遠沒有人讀的了。在這沉寂的森林中，春天降臨，樹木又是一片嫩綠的時候，一切將又回到泥土中去。

一件大詐欺案

S. Delaplano

去春有一天早晨，美國有數百位的商人接到同樣信封的信，其中之一是一位舊金山的牧師。他把信封拆開來，信中的話如下：

『我親愛的先生，有一位你熟識的人叫我把這件難事信託給你，這件事不只有關我女兒的前途，並有關於我個人的生命。我現在被拘禁在監獄裏……』

這由來已久的所謂『西班牙囚人』騙術便是這麼開頭的。每一個月有一萬封這種的信自墨西哥市寄出，越過邊境而入美國。在疆界以南的那般精明的騙子們審視着美國的種種人名錄，在每天編一張新的受欺人表。這種騙術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五十年就開端；而照美國郵務監督的統計，美國每年有一百五十左右的人每人化了三千六百元的金錢而後來發現自己的受欺。依據西維利法院的檔案，這種詐財案的初次破獲是在一五四二年。自此以後的四百年中，這種騙術層出不窮，從來沒有間斷過；騙子們今日還在行使着，方法與前相同，甚至在信函的措辭方面也沒有絲毫更動。

那天早晨這位舊金山牧師羅塞收到的信就是這種最足動人憐憫之心的詐欺信。這信措辭的第一步，目的在淘汰身無餘錢的人，而專注意於有錢的人，庶幾使這般騙子每

年可以收到五十萬元的錢以維持生活。

信中說道：『我本是維拉·克羅慈地方的銀行家，因為投機失敗，只得借我年十八歲美麗的女兒逃亡。在我一只手皮包以及一隻衣箱的祕密隔層中藏有三十萬元的錢，你願幫助我去取回這筆錢麼？為酬勞你起見，我願給你那筆錢的三分之一——十萬元。』

羅塞牧師心中殊感不寧。他寫回信，說道：他不願參加任何不法之舉，不過願意幫助一位不幸的人。

第二封信由墨西哥航空寄來。這封信是預備給牧師上鈞的。來信中說道：牧師既予以同情，他願把心事傾吐出來。『我現在關在監獄中，被判處徒刑三年，並為破產而處罰金三千六百元。』信中附來一紙破碎的自報上剪下來的新聞，是關於銀行家以及女兒被捉獲的新聞。那信又說道：在他們被墨西哥法律當局捉捕之前，他曾把二十八萬五千的美元祕藏於一隻衣箱裏，把這隻箱子寄到德克薩斯的美國海關去。只是他的手皮包以及別的物件今已為墨西哥當局所扣押，不久就要拍賣以抵充那三千六百元的罰金。難點乃在：那個賣了只值數比沙的手皮包中不僅藏有那衣箱的寄遞收據，並有一紙一家德克薩斯銀行一萬五千元的支票。如若三千六百元的罰金付不出，那隻手皮包拿不回來，那末一切都完了！

那封信又繼續說道：『我與你雖素昧平生，只是一位你的朋友——另一個北美洲人——告訴我你的名字。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訴你，因為他現在也在這裏的監獄裏，另化了名，免得倒他家庭的霉。』

信中又說了許多話，使牧師不致生疑。那位銀行家所以能自由通信者，乃是因為他在獄中結識了一位看守，他是個絕對可以信任的人，牧師的回信可以寄給這位看守。那末爲什麼這位看守不去打開手皮包，取出支票去付罰金呢？因爲這個手皮包在監獄當局扣押之下，貼了封皮。如果拆去封皮的話，支票尙未兌現就要被當局發覺了。祇有一條路可循——你必需到這裏來，付了罰金，取回手皮包。接着你不但可以得到手皮包中的錢，並且還可得到衣箱中的一部份。

『你來時把三千六百元付罰金的錢給看守看過之後，他會把手皮包的封條拆開，給你看那張衣箱的寄遞收據和那紙銀行支票。你可以打電報給銀行去證明支票是否真的。不到數小時後，你就立即可以得到回音。等你確知事情無訛時你才付三千六百元的罰金。』接着是詳細的指示。銀行家的女兒將與牧師由墨西哥市共赴邊境，去領取衣箱與銀行支票的錢。其後牧師便可拿了十萬元的錢回家，可以感謝天意報答好人。如果他還是猶豫的話——

『我親愛的先生，我懇求你俯允我的請求，拯救這個無辜的孩子，我的愛女。』那

個手皮包將於一月之內出賣。務請羅塞牧師速將三千六百元拿去。

第二通信便這樣的結束了。也正如去年一百四十九個收到這種信的人一樣，在羅塞牧師看來，那位銀行家困難的處境是值得加以研究的。反正他與妻子正在計劃怎麼過假期。爲什麼不就到墨西哥去旅行呢？於是飛機把他們夫妻備載送到墨西哥市去。一路非常順遂。羅塞牧師事後知道採取同一路線的人還有一位華盛頓的打包商，一位紐約的珠寶商，一位新英格蘭的大學教授，一位喬治亞的冰商，一位密雪根的雜糧商，和一位本雪爾凡尼亞的律師。六十年來美國政府無時不在把受害人的名字編入檔案。

羅塞夫婦抵達墨西哥市的飛機場時，戲的第三幕展開了。『蘭其爾先生』開始出場，他態度和藹，鞠躬躬，能講英語，是騙局的實行人。他說他是看守的親戚。羅塞夫婦偕同蘭其爾先生租了一輛馬車到旅館裏去，隨即立刻坐了車子到監獄裏去見囚徒。看守只說時間已晚，不能看望犯人，請羅塞牧師把錢預備好。

次日蘭其爾先生在監獄附近的一個茶室裏與羅塞夫婦會見。不到數分鐘後，一個身懷手槍，足穿長靴的墨西哥人蹣跚着走了進來。他是監獄的看守。蘭其爾先生說道：『承審推事爲了銀行家想設法撤消那手皮包的扣押，已起了疑心。你今天不能見他，也許明天可以會見他。』羅塞牧師開始覺得有點目眩。這一切都是騙子們弄的玄虛，

故意使受愚的人心急，庶可乘其不備而命他做輕率的事。

次日蘭其爾先生，羅塞牧師，以及那位所謂監獄的看守又在那家茶室中會見。這次他們沒有談起去見銀行家或那位推薦此事的所謂羅塞的朋友。這最後的一幕表演得極為純熟；這種純熟的本領是騙子們於四百年中學得的。

看守自罩衫中取出一個信封來，信封裏面是一個衣箱的鑰匙，一紙寄遞的收據，以及一張一萬五千元的銀行支票。蘭其爾先生又打斷別人的話頭說道：

「他不能多等了；他已拆碎了手皮包上的封條。法官已下令調查，他們也許會來調查你，快點——把錢交給他，不然我們都完了。」羅塞牧師把錢交給了看守。

如果受愚的人要求去證明支票的真假的話，蘭其爾先生並不反對。只是他們總警告受愚人，說官方也許在監視他的行動；最好還是讓那位看守去拍電報給德克薩斯的銀行與海關。後來那位看守便拿了偽造得很可亂真的證實支票與寄遞收據的真實的覆電回來，如果受愚人還要猶豫的話，蘭其爾先生便把他領到一間已被廢棄的棧房中去，正如他領那位華盛頓的打包商到那裏去一樣。然後以刀刺他的手臂，並恫嚇着，說要撕掉他的耳朵。於是那位打包商就把錢交了出來。

受害人是沒有多大的補救辦法的。他向墨西哥警署告發的話，警署當局漠然無所措意。或是他一到了邊境的北部，銀行當局把支票打上「偽造」二字後，他頭腦會冷靜

下來，不想去向警署告發了。他會擔心報紙給他宣傳。那二十八萬五千元的錢，這筆錢是不是竊盜來的公款？還有這次莫名其妙的旅行，還有那個十八歲的女兒。不，忘不了吧。那種終於去告發的人往往會聽見被告律師攻擊他，說他『到墨西哥市去，目的是在竊盜他人金錢去的。』

羅塞的被騙案總於起訴於法院，因為羅塞有勇氣與公益之心向法院去告發。他去見老朋友今任美國駐墨西哥大使的約瑟夫·但尼爾斯。數小時後，國務院裏的電話線就忙了起來，郵務監督詹姆·斯彼克動身到墨西哥去。結果有五人被舊金山法院提起公訴。

被捉獲的祇有二人，其餘三人還是逍遙法外。經一星期的審問後，二人被判處徒刑六年，並各科罰金二千元。

墨西哥祕密警察署承認有一大羣的這種騙子還沒有捉獲。甚至上述二人正由法院審理時，有一位青年會幹事走進郵局，遇見了郵局監督。他把那早晨收到的信給監督看。監督祇念了第一段：

『我親愛的先生，一位你所熟識的友人叫我把這件難事信託給你……我現在被拘禁在監獄裏……』

美國的打破不景氣法

Kenneth Burke

在福特指導之下，美國人士漸漸知道購買不需要的東西，並漸漸知道東西未用舊前購買新物。世界的福利胥賴生產的激增與夫消費的增多。將來福特的這種教育程序完成時，我們必可目觀歷史上最興盛的文明時代無疑。凡我們所不需要的物品我們愈知利用時，則消費量自然增加；消費量增加，則生產自然激增；生產激增，則自然國富民安。

亨利·福特先生的這種發現，我們應稱之為『浪費的經濟價值論』。我們如果能夠把人們教育成爲浪費者，我們如果能教他們於物件尚未損壞之前把來拋掉，則生產率就可二倍三倍四倍於往昔。依照這個辦法，生產便永遠不會過剩了，須知人的需要雖然有限，然人的浪費是無限的。

自從福特先生發現這個道理後，我們始知文化有賴於繁榮，繁榮有賴生產，生產必須先有費消，唯大量浪費始能大量消費，是故欲文化燦爛，必須盡量浪費。

我們如把這種學說擴而充之，則更覺樂觀。我們擔心戰爭已有好久了，一般人皆認戰爭爲人類之敵。可是依據這個新的學說，戰爭倒是文化的基礎。何則，今日製造方

法改進，生產增速，如果人們不願視物品如糞土，任意拋棄，以與激增之生產並進，我們還可乞助於戰爭，於物品作大量澈底之消耗。如果把戰事應付得法，則整個國家須待重新建造，於以千萬尚沒有喪命的人們就可努力生產，而不致失業。

只是如果我們能想出方法，使器物容易損壞，則生產更可增速。工業的這一方面，今日還幼稚，沒有發達，只是工業界已在採取初步的步驟了。例如從前有人想發明一種剃刀，使終身可用。至於今日呢，却有一班以國家福利為重的專家正在認真努力，企圖發明一種祇能用一次的刀片，用過之後即割麥也無用。中古時代的人，買了一把剃刀以供終身之用；在今日新制度之下，人們每星期得買一把新剃刀。

再說汽車：將來的汽車速度必比今日大三倍，效力非常的好，可是祇能用十二個月；這種汽車必很是靈活，使用的人可以得手應心，非常便利；這種十全十美的汽車是不會成爲國家繁榮的敵人的，因爲過了十二個月之後，最好恰在每年的新式汽車展覽的時候，汽車會突然毀作粉碎，於是就永遠不能在市場上轉賣了。

於營造業亦然，亦有一種大義懷然以國計民生爲重的論調。他們重視營造業整個的利益。正如一位營造業巨子所說：『吾輩承包營造的人，吾輩做工程師的人，吾輩做建築師的人，漸漸有明確認識一種原則的傾向，就是凡建造摩天樓而使之持久至四十年以上者，他便是營造業的叛徒。』

又一件足以使生產增加，使人樂觀的事便是離婚案件的增多。離婚應加提倡，因為以一般論，離婚便是購買二套傢具的意思。我們直可以說木材業的擴展直接有賴於離婚案件的增多。

欲求極度的繁榮，必先禁絕人們以水作飲料而後可，此為顯然的事。供應水料所需之勞力遠不若製造別種飲料所需勞力之大。人若每天但飲清水五杯，是直不啻在想殲滅牛奶商與酒商。如果我們能設法使人們每天飲經製造過的飲料，則生產又可激增到千百倍之上。

讀者有疑在這樣的一種社會中有關精神上的事恐不能獲得發展者否？我們不妨來研究一下這種社會狀況下聖人的處境，所謂聖人，乃指有智慧而無錢財的人。我想信聖人身處這種社會之中，生活狀況將更可良好。我們且研究一下他將如何度日。他看看四週愚蠢的人都受喜新厭舊思想之毒，老式的物件雖還很可用得，却在忙着備置新式的物件。這般野蠻人受了天地不容的心理學法則之毒，死想在物質方面與隔壁王先生西鄰張嫂媲美，此等人除一天到晚的購置新物之外，別無他法。可是這般野蠻人對於那些雖還很可使用但以社會觀點言已一錢不值的老式器物將怎麼處置呢？喏，聖人的機會來了；他出了些很低的代價，就可把人家不要的物件買了來。因為祇有他不想與人家媲美，所以可以垂手取得許多東西。於是他家裏滿室是隔年的時式用具了。

從前無錢的哲學家那裏敢希望享受這麼許多現代工業品呢？而哲學家有錢的又有誰見來？哲學家從前只是滿腹的學問，那裏敢想獲得滿室的現代用具與滿腹的經綸相平行？

× × × × ×

有一個素以宴客時毫無生氣的家庭請客，大仲馬宴畢出來，友人問他道：「這一頓飯吃得不感乏味麼？」

大仲馬答道：「若是我不在那裏，我就要感到乏味了。」

× × × × ×

已故政治家普蘭的斯 (George D. Prentice) 在遊華盛頓議事廳，與一羣議員談話時，一幅畫掉了下來，擊在他的頭上，他昏了過去。過了一忽醒過來。有一位議員問道：

「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助你呢？」

「有的。」普蘭的斯聲音微弱地說。

「你說吧。」

「你們把地心吸力律廢止了罷！」

美國家庭內景

女僕 Helga 自述

我希望將來寫一本書，書名就叫：『家中的美國人』。這本書祇有女傭能寫，祇有經驗豐富會任事於各色各樣的家庭的女傭能寫。

女傭佔有觀看家庭生活的戲劇的包厢座位；她能聆聽家庭中的談話，親見外人所不能看見的內景；她協助撫育孩子，洗滌家庭中的物件，出空廢紙簍，判斷家庭關係，管理飯菜，以及監視家庭的收支。同時許多女子視女傭為機器，無思想亦無情感，故她們往往把真相洩露於女傭之前。

阿德根夫人的家裏有一二件醜聞，她小心翼翼地不讓我知道。這個家庭，外表甚為體面——甚且可以說甚是聖潔。

阿德根夫人教我如何做女傭；她使我明白在一個人的身體上可以榨出許多氣力來。

在這個家庭中，我的工作時間自早晨七時開始，直至晚上十一時為止；到了十一點鐘，主人許我蹣跚着步子上上三層的扶梯，到寒冷的閣樓房間中去，那時身體乏疲透頂；眼睛突出，舌頭伸在外邊，肌肉已是那樣的疲殆，幾乎已經沒有感覺了。

我做各色各樣的工作；自剷去走道上深二尺的積雪，到揩洗外面的窗戶，使用那

種重十五磅的加臘於地板的器具，這種加臘器具是以此爲專業的人使用於大房子裏面的。

阿德根夫人常常神色緊張，有神經病；她天天迫女僕，她的丈夫與子女緊張地工作着，這使他們身體疲殆，神經無處不弛衰。

除種種別的怪癖之外，阿德根夫人還酷愛節儉。舉例來說，一堆蛀疤纍纍的蘋果，每一洞中有一條蟲的頭伸出來，她令我削去這種蘋果的皮。有一次我把隔夜的咖啡和煮過洋薯的水倒掉，她便責罵我，我經這一番訓斥後，便下決心悔過。我處處尊守阿德根夫人的規則，不只保存洋薯湯，並且剩菜殘羹已酸的咖啡，一切都不擲掉。天天積了起來，地下室中便儘是一堆堆的腐爛食物。

阿德根夫人的狂愛節儉沒有限度；這便是說，那是一種不健全的神經病狀態，起源於她生活上的病態（其原因多數是由於她對丈夫的不滿以及她的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這種對於節儉的愛好引起瘋癲，不是阿德根夫人自己瘋癲，是她的兒子查利。數年之前，查利突然愛歡浪費金錢，往本城各大百貨公司任意地選購各種貨物。雖然他沒有錢付款，他却把所買的東西命公司送回家裏去，凡他母親從前不給他的東西他都購買。

隨着這次荒唐舉動而來的便是瘋狂；查利發瘋時，母親把他關在一所私人辦的神經

病院裏。

後來他回家時舉動不甯，在屋中東奔西跑，像是一個黑影，阿德根夫人深感厭惡，這大概是因爲她自知兒子的瘋癲是他自己不好的緣故。

阿德根的一家對於下等人毫無憐惜之心，對於勞工階級沒有同情心。她的一位廚子經醫生檢驗後，知道患了很深的肺病；那天却是阿德根夫人請客的日子，廚子竟不願離去；阿德根夫人滿懷憤懣，告訴我這件事，說廚子不知感恩。阿德根夫人與她的丈夫對於窮人只相信『善舉』，而不想到工會與較良好的生活水準。

這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外面顯着穩健，實則充滿着不滿，我覺得似是住在火山的邊上。

走出了阿德根家庭進入一位匈牙利人家庭的歡樂自由氣氛中我舒了一口氣。

當我做工作的時候，匈牙利人的家中充滿了音樂與歡笑聲。自晨際至黃昏，我耳際聽到的儘是悅耳的歡樂聲，他們或獨唱，或三人合唱，或四人合唱。星期日是尋歡的日子，全日舉行家庭間的歌唱節目。

那個家庭中年十二歲的女孩子瑪泰學奏鋼琴已有三個月了。不管你認爲瑪泰學習鋼琴的方法是否良好，她確有音樂天才。瑪泰演奏鋼琴的手並不『藝術』——棕色，平常，有力的手，是典型的農人之手，只是牠們觸在那價十五元的廉價鋼琴鍵上，確能

奏出悅耳的音樂來。

據我看來，在這種移民家庭中，一個新的美國正在產生中，在這個新的美國望移民的子女們將有更重要的供獻。

我會做過工作的美國家庭中，音樂只被視為一種在社交上有用的本領。在這匈牙利人的家庭中，音樂才完成了牠真正的任務——牠成了家人日常生活之一部。

凡·達克一家——另一個愛好音樂的家庭——和睦過活，我很感動。

凡·達克夫人為母之道，令人傾佩。她說她愛兒童創造，並鼓勵他們畫圖，歌唱，跳舞與奏鋼琴。年十一歲的女兒珠狄，奏鋼琴雖有勁，然沒有想像。我看着她「藝術」的手指使勁地奏鋼琴，不禁想起瑪泰美麗的農人之手，頗感悵茫。

起初不曉得，在凡·達克家做了二星期後始知這個家庭有不正常的地方。

凡·達克夫人有妹，名培雷，與伊姊共居；她時時心神不寧，茶飯無心，且時常哭泣，這使她的雙目之下有二方藍色的影子，這副樣子他人看了就知是什麼緣故。

我發現培雷與一位青年男子發生戀愛；這位青年的國籍，凡·達克夫人是認為不滿意的；她正在施壓力於妹妹，命她放棄戀人。她對妹妹說，屬於那種國籍的人們在社會上是不體面的，他們與別的民族「不同」。

培雷問道：「那麼不同在何處呢？」培雷意志薄弱，易於聽從他人之言；雖然對於

放棄戀人一點甚感心碎，然在凡·達克夫人壓力之下，她漸漸屈服。

我不久離開這家，沒有看到這有趣局面的結局，只是我想培雷爲人軟弱，並無抗拒她的姊姊勸言之能力。

在美國，各種不同國籍的青年男女們雜居於一處，因而各民族間之結婚問題甚是嚴重。他們信念不同，教養不同，民族間互婚能有良好的結果麼？

像培雷的那種婚事，若無家庭方面的干涉，是很有良好結果之希望的。我發現堅持階級和民族間的畛域的是年長一代的人；堅持嚴格遵守傳統的習慣的也是年長的人。

外族家庭尙未能完全適應美國生活者亦然。你時常可以看見父母與子女們爲了由二種文化所造成的鴻溝，以致感情破裂；青年們想掙脫農人的舊傳統，他們覺得這種舊傳統在阻礙他們，使他們不能適應現代的美國生活；在另一方面，老年人握住了古舊的習慣不肯放手。

在一位波蘭人的家庭中，我看見與凡·達克家相反的事例。長子凱雪莫是讀科學的，對於舊傳統殊覺不耐煩。他已與一個美國女子訂了婚；他以爲與這女孩子同到自已的家裏來是丟臉的事。

保羅斯基夫人——凱雪莫的母親——遵守一切波蘭農人古怪的習慣，尤其是那些有關假日的習慣。她企圖保存民族過去美麗的習慣，故與她兒子凱雪莫的粗魯的美國風

發生了衝突。

我曾服務於多家由歐洲移來的家庭，在那裏我獲得了一種經驗，使我知道烹飪許多鮮美食物的方法；美國中產階級的菜肴殊為鄙俗，我希望能把所學得的調味法代替這種鄙俗的菜肴。

據我發現，猶太人的家庭生活，比一般的美國中等家庭為聰明。他們較我所看見過的別的家庭注重學問，並較有上進之心。

別的家庭中，書架上一排排的佳作都安靜地躺着，沒有去讀，今見賽慕爾夫人常常往書架去拿書，心中甚感滿意。在別的家庭中，宴會席上我耳中祇聽見說些無聊的話，而在賽慕爾夫人的宴會席上他們却起勁地談論學問，與前者恰成一對照。賽慕爾夫人的朋友們不只讀書；他們並懂得書中的話。

聖·高達一家是個大家庭，很愛尋歡作樂，生活很是寬裕，很歡樂，可是並不浪費。

米蓋·高達是個工程師，祇於週末回家，見外界的情形與他的宗教信條衝突，心中甚感不寧。他是愛爾蘭人；他也像別的愛爾蘭人一樣，深思這些問題，最後他把思考的結論告訴妻子聽：他深信上天對於凡界的事管理得很不妥善。

他的法國妻子和藹地說道：『米蓋，人將以為你是無神主義者呢。』

米蓋熱烈地爭辯道：「並非我是無神主義者。只是上天對於下界許多事近來未免忽視。」思想了一忽又繼續說道：「不錯，我將走到天上去，親自去告訴他。」

米蓋想像中的上帝是個同族的愛爾蘭人；他以為可與上帝友善地商談事情。如果在米蓋看來上帝沒有充份注意某種事，他會向後者去訴說，毫不遲疑。

這個家庭也與我做過工的別的家庭一樣，認宗教是個社會上的習俗。高達夫人似是抱歉地向我解釋道：「我們到教堂去做禮拜，乃是因為不得不去。」我從未看見過宗教在家庭生活中是種重要的道德力量的。

高達的一家有六位都有職業，境况很好，誠甚幸運。高達夫人有法國女子的精明，並不過份重視高等教育。她的子女一出學校之後，她立即設法使他們學習有用的職業。

這個家庭每月的收入是數百元。雖以經濟上的觀點言，他們甚是舒服，可是家中有三人因為所從事的職業關係，受了永久不治的傷害。

那學理髮的葛樂利亞患了很重的子宮病，這是因為她每天得在熱度不正的美容室裏站立數小時的緣故。長子德第任事於一家藥材批發公司；他因為天天與毒藥接觸，乃患了一種奇怪的病痛。別爾服務於汽油站，因為天天吸入氣體，鼻子與肺部有病態。

一般人以為祇有勞工階級才會患職業病 (Occupational disease)。實則中產階級亦易患職業病，此常為人所不知。勞工階級的人因工作生了病而受損害，立即會要求資方補償損失；可是高達一家的人們久已與勞工階級不生關係，中產階級之見甚深，故不想到要求賠償損失。

聽來雖甚矛盾，然而現代社會變遷的潮流在傳統保守的中產家庭中反影得最為明顯。

這些典型的美國中產家庭，表面似甚穩固，似甚興盛，然其幕後却有一種自愧無能的感觉，直可說是一種恐懼的感觉，這可從上述諸事中見之：阿德根夫人的神經變態；她兒子的發癡；凡·達克夫人令人難受的種種成見；她們子女的不滿與沒有上進之心；他們想以中產階級信條為基礎，建立一種妥協態度；這種信條空洞地重視財產，而不看重公道，寬容，仁慈，慷慨等美德。

米蓋·高達所認識的世界正在崩潰。將以什麼來代替呢？瑪泰或許能夠回答這句話。

談贍養費

Mary Day Winn

在這個自由之邦的美國，爲了違反婚約，或感情破裂而分居或離婚，男子得付贍養費，數目之大，非他國所能比擬，歐洲人士聽了往往感覺驚奇，同時又覺好笑。美國男子若是始亂終棄了一個女子，在陪審員眼中看來，女子所受的損失是無可數計的，她應該獲得一筆很大的賠款。

在美國，男子得付這種大量慰藉女子之芳心的賠款幾乎都是由男性所判准的。男子若使一個美貌姑娘傷心，他得償付五千元至五十萬元的代價，數目多寡大半乃視姑娘美貌到如何地步而定。原告面貌愈美，則男性的陪審員判予她的金額愈大；這種裁判殊與經濟學原則不合，因爲婦女長得愈是迷人，則她再婚之機會愈大，破碎的芳心不久總可獲全也。男性陪審員祇重皮相之談，女陪審員則不然，她們都以冷眼估計同性，並明顯抱懷疑主義。

男子違背諾言，女子卽有權提起訴訟，是項權利乃以某種假定爲基礎，卽假定男子在月下，或隔着桌子，或在夜總會裏對女子略事密談了幾句，接着寫給了一二封情書並獻了點別的『殷勤』，這便成立法律上的契約了，如果後來男的不與女的結婚，他

便得喫女的追訴。聽說有一位年已八十四歲的M先生不合把年二十九歲的W小姐的前途葬送了，男性陪審員們認爲這位小姐所受損失達二十二萬五千元。法官把這數核減至十萬元，須現款支付；這位女士得了這筆款子，六個月後就與幼時愛人結婚，我希望他們倆今日還在快活過日。依照已往記錄，這一類的事多得很。

毀壞婚約者，住往是女方，有時男方非常痛心；這雖是顯然之事，然而這班水性楊花的女子被拖入法院者殊不多觀，拿出賠償金給被遺棄的男子者尤爲少見。

在歐洲大陸諸國，像美國的這種違約訴訟是沒有的。祇有在美國，在這人民崇尚豪俠，囊中豐裕的美國，這類敲竹槓的事才會層出不窮，爲害實非淺鮮。

不多幾年前，有一位著名議員的兒子躡入第五條街的珠寶店中。有一位美貌女子在端詳一盒子的手戒，頗有愛不忍釋之狀；先是，他曾在一次跳舞會中遇見過這位女子。他很高興地問道：『要買什麼嗎？』那位姑娘答道：『唔，不。我真喜歡這個；只是買不起。』他道：『說什麼話來；你若看得中時，我就買了送你。』那件小飾物却是一個價值五千元的綠寶石；這位女士後來訴他違背婚約時，那件飾物就是第一件證物。這位豪俠少爺先前已曾遇到過多次這種的事，自從發生這事之後，他的家庭方面就僱了一名偵探，他不論到那裏去，偵探就陪同護送着。

晦氣的男子遇到這類事，自然得提出證據，證明他向女方求婚時，對方是已經訂有

婚約了的。可是法院是不會據此而減輕賠償金的。男子當也可說：『據照女方本人的自認，她並不愛他，和他結婚只是爲錢；可是陪審員們聽了只是笑，認爲女子想要金錢是不應使她失望的。』他自然也可抗辯道：『他遺棄了她後，她另又迷住一個男子了；可是女方律師會答道：『女方現在的那位戀人收入並不大，不足之數應由被告補足。』律師說了這番話，女方就往往可以如願以償。復次，男方如果言語之中暗示女的不配與他結婚，他不只得多付賠償金額的危險，女方並會告他毀壞名譽的，一般而論，她又往往勝訴。』

這類違約的事往往不經法院，却在外私了，男的給女的大量的錢，叫她不要再聲張，女的便交還他情書。未婚男子要想寫信與女子傾吐積憤時，最好小心將事。美國有一句俗諺道：『做事規矩，你就無須懼怕男子了；不要寫信，你就無須懼怕女子了，』這話是許多經驗的結晶。

上述一類女子還只能算業餘的拷竹槓的人，此外還有一班以此爲專業的，她們直把騙取贍養費成爲一種很進步的科學了；在人數方面和技巧方面，前者與後者相較，真是小巫見大巫。依照估計，美國有一百餘萬女子在靠向男子征取這種捐稅過活，而人數還在日漸增多着。

依一般傳說，費爾特夫人(Marshall Field)新近與丈夫離婚，獲得了每年一百萬的

贍養費。又一支付高額贍養費的是一位連鎖商店的老闆，他先前二次想過美滿婚姻生活，却在和解費上耗蝕了五千萬元。

這班有錢的闊老花費金錢雖多，但畢竟只耗去財產的一部，那班窮措大把財產悉數喪送了這才糟呢。全國社會學研究會的記錄上記有數百件這一類的事，例如一位男子和妻子離了婚，這位前妻先是打破了他的飯碗，後因他贍養費給付遲延，又使他琅璫入獄有七次之多；又如一位職業女子，每年收入三千二百元，她與丈夫離婚時堅持要贍養費，法院批准了她的請求，但是丈夫年俸祇是二千五百元。

美國今日還有債務人監獄，這是因為有贍養費制度之故。今日紐約市三十七條街西區監獄中二十九個囚徒中，有二十個就是因為付不出贍養費而被拘的。

在美國多數的州中，妻方訴請離婚者，妻方的訴訟費用與律師費用都得由丈夫負擔，訴訟結束之前還得支付臨時生活費。

如果夫方對於妻方的證據確實不利時，她可以串同了律師，提高了律師的公費，往往把訴訟無期的拖延，在判決之前便靠了丈夫的金錢逍遙過日。有一個做丈夫的付了三萬元的訟費與臨時生活費，結果法院只告訴他錯的是他妻子。

夫妻不和，而致提起訴訟時，妻方得訴請離婚或別居。離婚也好，別居也好，丈夫都得給付生活費。妻方多願別居，因為這樣她一方面可以生活優裕，一方面又可防止

丈夫另覓伴侶去求安慰。

如果妻方判准了離婚後又結了婚，倒霉的前夫別以為他從此解除義務可以不必再付贍養費了。他必須再上法院聲請正式解除義務，然後義務才真個解除。

贍養費是種不合潮流的制度。沒有生子女身體又健康的婦女，婚姻失敗了之後，為什麼不自出去謀生呢？識見遠大的法官們已在開始懷疑了。可是陪審員們還是常常易受美貌女性之愚。事實既如此，那末在最近的將來中小報還是不會缺少動人的標題的。

談 息 訟

A. deFord Pitney

威斯康星州的傑斐遜郡有老翁名漢夫的死了，遺囑中指定十五萬元遺產的分派方法，拆讀遺囑之後，子女們爭訟不已，互相恨個不了。漢夫遺族很多，分爲二派，雙方都不贊成遺囑規定的分派方法。接着好消息傳來，謂佐治·葛林推事將承審是案了。那時葛林推事已是全國聞名的人物，經他辦理的案件，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和解了事的；他能於二小時之內使懷恨於心的雙方訴訟當事人拉手以致於互相抱頭痛哭。對於此案，他也使雙方如此了結。

且說法庭的一邊坐着漢夫家族的一派，這派以長女名安的爲首領。另一邊坐着又一派，以次女瑪麗爲首。

葛林推事開始說話了——說的全於法律無關。他談及老翁漢夫生前的事；葛林推事和漢夫原很熟識。他談到漢夫生前坐的那輛舊馬車，談到他打領結的樣子，談到他的出殯。當然，這種談話是不能持久的。不錯，事實上確乎沒有持久。葛林推事正在說話時，瑪麗突然把頭藏在手裏哭了起來。

她哭着說道：「阿安，吓，阿安」

阿安聽得瑪麗哭，就奔了過去；她們二人就抱頭大哭了。男人們站了起來，面容都現忸怩之態。

葛林推事向愛爾柴·漢夫說道：『過去和你兄弟握手吧。』

於是官司就這樣的結束了；那天晚上，葛林推事就在他們旅館裏爲他們起草了一紙和解合同，叫雙方簽了字。這是三天中葛林推事所調解的第十八件訟事。

也許有人會嘲笑道：『這只是小村鎮上的事而已！』殊不知美洲西北各地以及各大都市的司法機關正都在模仿葛林推事的這種方法，並在學習他的訣巧。

此乃理當如此的事。全國經濟協會一致認爲法院調解訟事與調整司法制度爲當今美國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該協會曾去就教於葛林推事。

紐約州第一司法區中推事計有四十人，每年俸給計九十萬元，每年判決的訟事所涉金額有一千萬元。這就是說，訴訟金額一元，國家方面就得支出二角五分的費用。而且國家賠了錢，訴訟未必就此結束了。不服而上訴的很多。

法院因爲案件衆多，往往裁判延擱，是以三分之二的訴訟案子未了弄得一無結果。半數的案子，因爲訴訟當事人覺得討厭了，或是因爲無錢再打官司，所以就放棄了。至於較爲有錢的訴訟當事一方却迫得無錢的對方表示屈服，不管是非之曲直。

原告方面多切望和解；有一種最簡單的案件，如果交葛林推事去辦理，祇要一小時

就可了結，可是時日一久之後，就橫生枝節，當事人有提出反訴的，有提出不合法抗辯的，目的在使擾亂爭點，於是案情就複雜了。

葛林推事說道：『我做的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祕訣。任何案件中最重要的事便是人和人間之關係。若要息事，雙方必須認清對方的權利。』

葛林推事初次實行和解辦法時，他就知道得到律師方面的贊助是必要的事。爲達此目的計，他總對律師聲明，不管案子經審判也好，和解也好，律師總是可以享受公費的。

他又說道：『一般的訟事，令人最感驚異之點便是：起端總是爲了細故。要使爭訟的當事人雙方明瞭打官司的沒有意義，你得使雙方回復到初打官司時的狀態。

『我方才承審一件取銷婚約的訴訟，原因只是因爲本來很和好的二家現在却在鬥氣了。這事是怎樣開始的呢？原來有一天早晨，一方的男子手中的一張字紙被風吹到那家鄰居的草地上去。却說那位鄰人乃在打掃草地，正不自在，於是就說了話，說得很粗暴；於不知不覺之中，雙方說了許多彼此不能願諒的話。因而他們就來起訴了，一方告對方賠償損失，雙方都請了律師協助。此案如不經調解而審判的話，本來是好友的雙方將是愈加懷恨於心了。輸的一方因爲對方勝訴了，將愈加恨毒對方。裁判的困難就在於此——裁判往往是一無價值可言的。』

「我於是就命他們以及雙方律師到我的房間中來。我們談及高爾夫（雙方都是喜歡打高爾夫的）。不到五分鐘，他們就拉手，和好如初了。」

「於訴訟中爭辯事實乃是最壞的技術。你得從根本着想。敗訴的一方無論如何是不會自己認錯的。他總覺得是受了冤屈了。反之，有時候你能把犯罪者判處入獄，而他却覺得判決很公道。舉例來說，有一位青年因盜用公款被訴追，由我承審。證據確鑿，他是有罪的，可是他堅決要繼續打官司，不願招認。當時他的身旁坐着他的妻子，面色蒼白，沒有人色，心中很是害怕。可是對丈夫很是忠心。」

「我見他望了望妻子，眼中頓現痛苦之狀。於是我計上心來。我命他們以及律師一應人等都到我的辦公室來。」

「我對那位青年人道：『你到底有無犯罪，你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你堅持案子要經陪審員裁決，很好，只是你別忘了這個女子。怎樣對她最有利，怎樣最足使她心緒安寧，你自己去決定吧。你如有罪的話，別把訴訟拖延了使她感覺痛苦。她也許會覺得痛不欲生的。你想吧。事情早了一天，你便早一天可以和她聚首。而她是會等待着你的。這點你自己知道的。』」

天 下 文 章
「結果沒有經過陪審。我判了他三年徒刑。他出獄時，妻子在牢門口等着他。今日他在自己開店做老闆了，人們都很尊敬他。我這辦法是行得通的，你看。」

「我們這麼講吧：遇到訴訟，我們須激起二造的至情。不斷地激動他們，直至他們願意聽你的話時才住。使他們笑，使他們哭。此時你就有辦法了。我用這個方法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了。」

「訴訟二造總是服從你的調解的麼？」我問道。

他答道：「差不多總是服從的。如果不的話，等心平氣和時總是覺得後懊的。最好是雙方自動願意和解，則情形更是簡單。一切訴訟，雙方都是各有理由的——一切訴訟。自動願意和解的人們走出法院時，雙方都覺得沒有丟臉。雙方都沒認錯，雙方都覺自己很是大度。」

死囚臨刑前談話記實

Robert Blake

作者於德克薩斯的狼茲維爾地方被處死刑。下文爲同獄死囚間於另一死囚處刑的那一天的談話。The Last Night 一劇的第一幕卽以此文爲根據。

地點：德克薩斯監獄的死牢。

時間：一九二九年四月的某二十四小時，下述談話於其中一犯臨刑前十八小時開始。

人物：第一名——被判處死刑的墨西哥人。

第二名——被判處死刑的白種人。

第五名——被判處死刑的白種人。

第六名——被判處死刑，將於當日子夜處決的白種人。

第七名——被判處死刑的白種人。

第九名——被判處死刑的白種人，後因瘋癲減刑。

死囚獄的構造是這樣的：犯人間彼此望不見，却能聽得彼此的言語。囚舍之前是一

道走廊，走廊的一端是一扇綠色的門，門通電刑室。

六——朋友們，這是我最後的一天了。

二——不。我以為處刑會延期的。

五——不錯，處刑會延期的。無論那個犯人進電刑室前總是祇少延期過一次的。爲什麼你是例外呢？

六——那還是一樣。我不期望延期；要延期的話，省長予二號（指第二名死囚）延期時也該對我說了。

九——（瘋癲地哭喊着）龔——哄——斯！

六——（幽默地）我猜我也還是喊龔斯吧！

七——現在已經太遲了。你早該這樣做的。

外面的人聲——把這幾根雪茄去給第六名犯人。

六——誰送來的？

獄卒——幾位獄卒送來與你的。

六——嗨！我抽得完這許多麼？

一——送點給我！

獄卒——（低聲地）這裏是一張紙。你讀，只別告訴六號。
二——知道了。

他讀道：減刑請求不准；准於星期五處決。傑克·漢德生殺害十二齡女孩，判處電刑，請求減刑一事，省長諭令不准。

通電刑室的門碰上了。電機開始作嗡嗡聲。

一——嗨！嗨！他們在爲六號試驗電椅了。

六——我肚子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在燃燒似的。

五——更糟的事還在後頭呢。

九——龔——哄——斯！

六——把那架留聲機開了。

獄卒換了班。囚徒們吃了中飯。六號離死前不到十二小時了。

七——六號，你告訴他們夜飯要吃什麼？

六——豬排，烘番茄，漿汁，麵包與牛油，還有牛奶。我想在沒有進地獄之前肚子總是還要飢餓的。有人要我的鞋子麼？有人要我的襪子麼？我這點錢將給誰呢？喂，你們說話呀，你們這般可惡的傢伙。

一——把那點錢遞過來！

六——我死前總是會交給你的。我記得你上次將上電椅前你把錢以及一切物件都送了給我，可是後來省長准你延期處決，我得把一切仍然還給你，那時我才呢罵得兇呢。——吓，我明天把一切都送還給你是了。

二點鐘。三點鐘。死囚獄裏寂靜得有點可怕。鑰匙在門上格拉拉的響了起來。延期了嗎？不，進來的是個牧師。

牧師——好早，朋友們。你們今日覺得怎樣？

牧師立在六號犯人獄舍之前，讀了一節聖經；接着便做禱告。獄卒笑着，與一號犯人說笑。

六——牧師是我叫來的。

牧師與獄卒走了開去。

六——牧師祈禱時你聽得那可惡的獄卒的笑聲麼？

五——他在發昏呢。當他沒有這回事。

九——龔——哄——斯！龔——哄——哄——斯！

下午四時。另一位牧師來了。

牧師——朋友們，你們好麼？

獄卒讓牧師走進六號犯人的獄舍；牧師就爲他舉行天主教儀式。獄卒又換了班。

犯人吃了夜飯。

外面的人聲——看守！我們要量六號犯人屍布的尺寸。

獄卒——吓！他身重約一百四十磅，身高約六尺。

牧師——朋友，你心裏覺得怎樣？

二——沒有什麼，謝謝你。

牧師——我已救了他的靈魂，可不能救他的肉體，因為省長不准減刑。他臨刑時我再回來陪伴他。

六點鐘。幾名獄卒拿了屍布進來，領來了一個剪髮的。他們要六號死囚剃頭髮。於時他出了獄舍到走廊裏去。

二——老朋友，與他們在一塊吧。

六——是了。我在月半在地獄裏等你吧。

二——別那麼說！

六號犯人剃畢了頭髮。

六——二號，你把那留聲機來開了。

二——你要聽什麼片子？

六——什麼都可以，只要是音樂就好。噯！如果事情不再來得快些的話，我將感得失

望了。

鐘打七下。獄卒們把六號犯人安置在一間空獄舍裏，祇給他二條氈子充坐墊。離行刑前沒有多時了。

六——我肚中覺得難過。

二——我送一個橘子給你吃。

六——朋友，我說的不是這個意義。我真不願意去，我此刻委實受不了。

七——坐在電椅裏別動，六號！

九——龔——哄——斯！

六——朋友們，我要夢想點什麼解悶，庶幾不至再想到電椅。

一——你們別來打擾我，朋友們。我在爲六號祈禱呢。

六——你禱告吧，一號。能喝點好酒該是多麼好呢。

獄卒和一個徒刑犯人進來，端來了幾杯咖啡。徒刑犯人把咖啡逐一的遞給死囚們。

六——二號，你處決的日子延期了三十五天真是運氣。

二——如若可能的話，我就分一半給你，那時我們就各有十七天半了。

六——別騙我。你是不願意那樣的。

二——我當然沒法證明我的心跡，反正我願意就是。

徒刑犯人——他一定願意的，我相信他的話！

獄卒——我也相信呢。

牧師進來，端了一張桌，一支臘燭，以及一個十字架到六號犯人的獄舍中去。

七——六號，看來你快要走路了。我很不願意你走；可是爲人總要希望點什麼。死後的生活一定要比今世好，不然爲什麼費了這麼大的代價呢。我不相信坐電椅對於我們會有什麼損失，因爲天堂總是有，死後人人就都可有機會向上帝報復了。

六——我却希望除天堂之外還有別的處所可以去。也許我今晚還不致走路呢。

三位新聞記者偕同獄卒進來，六號犯人講述他犯罪經過給他們聽。隨即新聞記者離去；六號犯人又討咖啡喝。

二——現在什麼時候了，一號？

一——總有十點半了。

六——嗨，朋友們，獨是延期三十天我不將笑死麼？我比二小時前樂觀了。那時我感覺悲觀。

二——不錯，你會獲得一次延期的。

六——我還有希望。

鐘打十一下。

六——嗨，鐘聲使我肚中又有種奇異的感覺。（唱歌）一道白光領你進青天。一個笑臉，一個火爐，一間舒適的房間……（突然停了不唱了）。

七——別走出去，六號！那個省長也許會准許延期處決的。他也許只在畏嚇你。

六——如果不延期的話，我將做個好榜樣給這裏的白種人看。

七——如果你真的必須走路的話，還是死得像個大丈夫的好。別示弱。

六——我真不想去。

五——如果延期的話，你就有機會了。如果立法院通過法案廢止死刑，那時你就不必死了。那時法案中一定規定一切的死刑判決減輕到終身徒刑。只要延期一次便好，你不必被電椅燒死了。

鐘打十二下。他們突然靜了下來，人人在期待着。他們都在等着聽腳步聲。

六——看守，把他們也放了出來。我要和他們一一道別。

獄卒——不能。如果可以的話我就遵命了，只是那是犯規的。我覺得很對你不住。

六——吓，我也不在乎。那又有什麼的。我初以為臨死時一定很慌的，可是現在却覺得並不慌得像我所預料的那樣。只是我覺得心神不寧；從前我從來不會與電發生過任何關係。不知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不知人一槍被擊中要害時是覺得怎麼樣的。

五——噫，他是不會知道打中他的是什麼的。只是抽搦了幾下就完事了。大膽點！
六——你知道，這很滑稽。受審時我慌的緊，此時倒好。受審時我幾乎受不住了。看守，再給我點咖啡。哈！敬祝這所老監獄一杯，朋友們！

六名獄卒偕同副典獄長進來，開了六號死囚的獄舍。

獄卒——是了，朋友，我們走吧！

二名獄卒把他二臂綁在二旁。六名獄卒護送着走出了獄舍，牧師握住了犯人的手臂。

六——我要和朋友們道別。

副典獄長——那當然。回到這裏來，然後再走。

六號犯人走到一號犯人的獄舍前面。

六——麥克斯，再會了。我不願握手。那是倒霉的事。

一——再會，六號。

六——二號，再會了。

二——再會吧，六號。

六——我不害怕了。

五——再會吧，六號。

六——五號，再會了。再會了，七號。

九——龔——哄——斯！

七——再會，老朋友。別示弱，坐在電椅中別動。

六——我想我不會比你弱的。

七——我知道你不會的！

獄卒們把六號犯人送進電刑室。下面一段話是六號犯人被綁入電椅時寫的。死囚獄與電刑室的門開啓着。

六——我但願我是坐在這個椅子上的最後一人。轉告我的娘，說我臨死時是牽記她的。

我們聽得電機嗡嗡響時，電燈光就灰暗了下來。

二——吓，上帝呀！

七——六號完了！

電燈又灰暗了二次。外面走道上有人奔跑着。

二——那是誰？

一——吓，那是記者們。他們在趕着去打電話給報館。

二——我將一星期不能睡覺。

一部釀成南北戰爭的小說

Forest Wilson

依照人們的傳說，一八六二年十一月末，林肯在白宮裏接見一位矮小的中年女子。他把她的纖手緊握在自己的粗手中驚嘆道：「原來這位就是釀成這次大戰的弱女子！」這位弱女子就是哈利·皮邱（Harriet Beecher）『湯姆叔叔的木屋』（Uncle Tom's Cabin）的作者。這部書出版於戰前十年，大有功於林肯的被選為總統。那時代的政治家與歷史家一致認為奴隸的廢止端有賴於該書的力量。

哈利生長於康納克脫葛脫，曾留居於新新納雷十八年。她在那裏看見幾次反對奴隸制度的暴動；她幫助脫逃奴隸，聆聽他們的苦況。於一八五〇年，她與丈夫卡爾文·斯多一同移居於緬因州的勃龍斯威克地方，是時斯多任保杜因大學的教授。甚於在緬因州也不能不目擊奴隸們的苦況。報紙上充滿着關於奴隸們的記事。那時麻省代表却利·宋納正在議院裏極力作廢止奴隸的演講。

斯多月入不豐，哈利曾寫作許多短篇小說以充家計。她為人熱情，很富宗教的正義感，屢想寫一部小說使世人明瞭蓄奴的殘酷；她想以親切的筆調敘述奴隸制度，描寫被糟蹋的女子，丈夫被強迫拍賣的女子，被破壞的家庭，濫用權勢的主子——描寫這

種種景像給人們看，他們便不會再容忍蓄奴了。只是她平生的訓練並不適宜於寫政治問題的書。她的弟婦寫了一封信來，這使哈利下了決心。愛德華·皮邱夫人信中說道：『如果我寫文章有像你那樣佳妙的話，我便要寫一點文章使全國的人感到奴隸制度的可怨咀了。』

哈利的子女們很記得她把那封信念給他們聽時的情景。她站了起來，情狀極爲莊嚴，一隻小手中緊握着那封信的紙團。她說道：『我必定要寫點什麼。』

於是有一天她坐在書桌邊頭，開始寫道：『在月裏一個冷天的下午，於甘脫凱州的P鎮地方，在一間裝飾富麗的飯廳中坐着二個紳士，他們在喝着酒。』

接着她筆下的墨水開始作長途的旅行了。哈利殊不知結局將如何，可是她的結局便是林肯獲得勝利，奴隸獲得了解放。

哈利那時並不知道『湯姆叔叔的小屋』會有那麼大的魔力。他只視那部小說是和平消息的傳遞者。她屢次說道：『這書是上帝自己寫的。』

她寫那湯姆叔叔被打一幕的時候，心中尚無故事確切的大綱；這幕的寫成的確是得力於一次聖餐禮中的靈感的。她於幻象中很清楚地看見一個老奴爲一個白種惡漢所擊斃。儀式完畢，她走回家去時，眼中不禁吊下淚來。一如着了魔似的，她走到臥室中去，把她所看見的幻象據實寫了下來。當她念給家人們聽的時候，孩子們都抽噎着哭

泣了。她丈夫對她說道：『哈利，你務須寫一部小說，以這一幕爲故事的最高峯。這是上帝的意思。』

依照哈利的原定計劃，那個故事只是『三四篇』的速寫；她致函華盛頓一個小出版物『民族時代』(National Era)的編輯培萊(Bailoy)。培萊未經審閱原稿，立予同意刊登，願出價三百元。

哈利的所說『三四篇』速寫變爲四十篇，過了一年之後她方才使故事有了一個系統。小說繼續刊登着，然培萊沒有增加稿費。

於一八五一年六月五日，『民族時代』的第一版上開始刊載這部影響及於一代人民的小說之第一段。

這部小說雖刊登於並不著名的報紙上，然全國人民予以極大的注意，巷尾街頭議論紛紛，這不啻是件奇蹟。幾乎每一村落中祇少總有一位取消奴隸論者定閱『民族時代』的，而他那一份報紙便互相傳閱，直至後來弄得甚是破爛爲止。

讀者信函開始像雪片一樣的寄到『時代』報的報館裏來。故事中每有新人物出現，或每有新發展時，人們便予以熱烈的歡迎。在秋季中，哈利偶然脫了一期，讀者便紛紛向報館編輯提抗議。

哈利一期一期的寫下去，始終沒有一個終局，這在她本人簡直是件苦事。她不論做

什麼事，不論到那裏去，下星期一期的文稿的事無時不在她的心頭。她還得燒飯煮菜，做家庭雜務，而小孩們又會喧噪。使事情更糟者，她的父親李門·皮邱牧師來探望她，他殊不知女兒正在創造一部轟動世界的傑作。是以當他和書記在房中大驚小怪地預備着播道的演講辭時，鄰居們看見斯多夫人坐在後門的階梯上在寫小說。

有一個人見這部小說這樣長期刊登下去，頗感驚惶。此人便是渠威脫，波斯登一家小出版公司的經理。他會同意出版這部小說，初以為篇幅不多，定價可以低廉。到了十月底，『湯姆叔叔』看來將成爲分上下卷的巨著了；於是渠威脫頗感着急。他請求哈利即把故事結束。他說她所寫的題材是不受人們歡迎的；如若分印上下二冊，銷路也許會不佳的。

哈利很贊成渠威脫的話。她也覺得受不住了。於是『時代』報刊登了一則啓事，說故事已經很長，斯多夫人只要再寫幾段事實，故事就即可告結束。可是讀者們一致不答應。編輯培萊乃立即刊登啓事，寬慰讀者，於是哈利又繼續寫了下去。

聖誕日那天刊載的一期是描寫小孩漪華之死的。哈利寫畢這一段時，覺得疲殆已極，牀上躺了四十八小時，死的幾乎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讀者們以爲作者爲求文章的有力，故使這個美國最聖潔最可愛的孩子死亡，乃紛紛致函與哈利，認爲這孩子的死甚可惋惜。

只是此時小說大體已告成。哈利只要寫湯姆叔叔死亡的一幕，再略加潤飾，便可了事。

在二月裏，渠威脫還想節省點印刷費，建議於斯多夫婦，叫他們負擔出版費一半，若有贏利大家分享。可是斯多夫婦此時一點餘錢也沒有，斯多決定拿百分之十的版稅，而不負擔出版費用。如果哈利出版『湯姆叔叔的木屋』出一半資本的話，祇是第一年中此書在美國的銷數也足使她生活富裕了。

只是哈利覺得極為滿意。她說道：『我希望那部小說的版稅足以使我買一件綢衣裳。』

此書的誕生，事前未加宣傳。書評家一致極為緘默。可是在一八五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那天，書店裏面的情形甚為緊張。第一版六千冊立即就被一買而空。出版後的第一個星期中，除星期日外，渠威脫把三架印刷機日夜開動，僱了一百名的裝訂工人，並命三家紙廠供給紙頭。哈利於四個月內得到的版稅共計一萬零三百元。於該書出版後的一週紀念時，渠威脫宣稱一年中的銷數共計三十萬另五千冊，而購買者日益衆多。如以人口為比例，則今日書籍的銷數欲有那樣的成績，非得於一年之中售出一百五十萬冊不可。

不久之後，『湯姆叔叔』的偷版在十餘國中出現，並經譯成十二種的文字。歐洲的

被壓迫階級讀了這部書，都極爲感動，覺得書中所述的淒苦卽是自身的淒苦，絕不想到這書是爲美國被壓迫的奴隸而寫的。在倫敦，紐約，波斯頓等地，『湯姆叔叔』的劇本紛紛上演，觀衆予以熱烈的歡迎。人們把『湯姆叔叔』和『漪華』的故事編爲歌曲。有的以『湯姆叔叔和漪華』作爲一種紙牌戲的名稱。模仿這部小說的作品以及所謂『反湯姆』宣傳的書籍充斥於各書舖，例如『費列斯孀娘的木屋』或是『美洲南部生活實況』等都是。

四月十五日那天，美國的報界開始打破了沉默，那地位僅次於好萊施·葛利萊所辦的『審判週報』的紐約『獨立報』刊載了一篇佔地位一格有半的書評，極力勸讀者『把此書傳播到全世界去！』

別的報紙也開始響應，各界一致予以好評。Longfellow的評語是：『且置道德方面的影響勿論，『湯姆叔叔的木屋』是文學史上最大成功之一。』Whitier的評語是：『他對這部不朽的書願表深切的感謝。』Jenny Lind於一封讚揚的信中最末一句是：『上帝的手將永遠賜福給你，毫不容疑。』

所令人驚異者，最初攻擊此書的倒是美洲北派的人。哈利認爲奴隸的罪惡不能完全歸之於南方，因爲北部的人民在依賴奴隸而存在的棉花業中也曾投有許多的資本。代這筆資金說話的是紐約的『商業雜誌』，這個雜誌在五月底開始向『湯姆叔叔的木

屋』作初次的猛烈攻擊。各地的編輯們立即出來應戰，贊成哈利的也有，反對哈利的也有，於是報界的大辯論就開始了。

在這以前，『湯姆叔叔的木屋』只是一部大家爭論着的小說，南部與北部都能自由流通着，在雙方中都獲得了贊成的人。可是此後南部突然下令禁售此書，執有此書成爲危險的事。南部的母親們開始在子女之前說哈利是邪惡的吃人精。哈利收到的讀者來信中現在雜有匿名信，有的恐嚇她，有的謾罵她，有的說她是煽動奴隸叛變的人。此時雙方都覺得此書不只是一部小說，而是放在社會基石下面的地雷，導火線正在絲絲的響着。哈利的這部書引起了各階層間的仇恨，這種仇恨直至懷恨者死了才停竭。

四十年之後，紐約著名評論家寇克·門羅估計『湯姆叔叔』在歷史上的地位道：『奴隸制度的廢止並不是，也不能只靠一人的力量的，而是一致努力的結果……只是影響於廢止奴制最大的要推『湯姆叔叔的木屋』，以銷數論，此書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書中居第四位。』

談決鬥

Paul Morand

有人曾說笑道，『決鬥於人人無益，有之則是醫生與殮屍者耳。』只是政府雖然三令五申，禁止決鬥，決鬥終於也有數百年的歷史。

不過決鬥並非古已有之的事；未開化的野蠻民族是不知有決鬥的，私人間的爭鬥，不論史實還是神話，總只是二族間爭鬥的結果，或是偶然爭吵的結果，非今所謂決鬥。

說也奇怪，決鬥之起源，縱與宗教無關，亦祇少出於神祕觀念。中古時代的人深信有罪者與無罪者決鬥，無罪者雖較弱，然亦必勝，因為皇天不容人間有不公平的事的。

古時德人決鬥，必先置一棺材於場中，舉發人與被舉發人跪於棺材前面，默默祈禱。那時的決鬥恰像做戲，甚且也不必親自出馬。如果有錢的話，他可僱一名代替的人。據人間傳說，法國却爾斯五世的時候，有一次人與狗決鬥。先是，法皇的朋友名叫 Aubry de Montdidier 的在夢泰吉斯地方被人暗殺了。死者畜的一條狗很兇猛地企圖咬一個名叫 Richard Macaire 的人，於是人人以為此人必是兇手無疑。法皇乃

命此人與那條狗決鬥。此人雖手執重杖，然終於被狗鬥敗，乃招認自己確是兇手，後被處絞刑。

古時不論遇何細故，動輒決鬥。亨利三世與亨利四世時，爲了決鬥，法國有八千個貴族喪生。於此時期中，有一名叫 *Cyrano de Bergerac* 者，凡路人有眼睛不正視他的，他便向之挑鬥。他有言道：『凡有決鬥之機會，我決不錯過。』

女子也會以手槍決鬥。*Duè de Riclelien* 的一位情婦——*Nesles* 夫人與 *Polignac* 夫人——在勃朗地方的樹蔭之下互相決鬥。*Polignac* 夫人道：『你先開槍。』*Nesles* 夫人開了一槍，沒有中的。接着臨到 *Polignac* 夫人發槍。槍彈擦傷了對方耳部的皮膚，她立刻暈過去了。近世婦女打架（往往使用帽針和剪刀），必打破對方的臉部。只是據我看來，婦女真的決鬥時不用武器，却用眼睛。

十九世紀階級觀念漸漸泯滅，中產階級的人以爲揮舞刀劍足以提高他們社會上的地位。那時決鬥有一定的規則。決鬥分三種，其一見血即止，由助手出來解開；其次是死而後已的決鬥，於這種決鬥中，助手不來干涉，必到二者之一鬥死而後已；第三種決鬥最猛烈，先用手槍，後再用劍。被辱的一方有權選擇武器。雙方手執手槍，相離有一定的步數；或有人喝令然後發槍，或互相走近而任意發槍。決鬥過後，雙方或拉手了事，或仍表示不服。如果雙方有一被殺者，法院使胡亂審問一過，結果未死的一

方總是宣告無罪釋放的。

如果雙方言歸於好的話，則或在露天做主宴客，或在酒館舉行。（有的在決鬥前一日已定好筵席的。）

拿破崙三世時，有一位青年公爵名叫 Grammont-Caderose 的，他是個有肺病的人，却愛尋歡作樂；有一天，他聽得有人褻瀆聖母，就向此人挑鬥道：『我雖不知聖母爲何人，但你侮辱了女子，我和你決鬥。』

却說後來決鬥的風氣渡過了大洋，傳播到美洲去。美洲初次的決鬥發生於普里茅斯，時在一六二一年。決鬥的雙方是一家的人。當局對於此事，態度嚴厲，處罰雙方帶了枷架在公衆地方站了二十四小時。其後波斯頓城堡島成爲人們決鬥的場所。最著名的決鬥發生於一八〇四年；副總統勃爾上校與滿密爾登上將決鬥，結果後者鬥死。此外還有許多次較爲祕密的決鬥。有時決鬥雙方在森林中互相搜尋。最先瞥見對方的便先發槍。

墨西哥會盛行一種非常可怖的決鬥方式；決鬥雙方脫去了上身衣服，手執利刃，在一間黑暗無光的房間中互相摸索。或不執武器走入這黑暗無光的房間，房內先由助手放置一條毒蛇，勝負便由這條毒蛇來決定。

一九三〇年前後，歐洲有種決鬥於冷落花園中舉行，花園四週的牆很高，記者們是

無從攀越進去的。這種叫做「色情決鬥」。那時候妻子與人通姦，本夫得不經法律手續逕自與奸夫決鬥，由一名私家偵探在旁監視。有時候奸夫與奸夫間互鬥——本夫並不知悉。

今日人們已不藉決鬥解決爭端了，即如西班牙，自從那最著名的決鬥家兼小說家 *Basco Ibáñez* 死後，決鬥之風也中絕了。

文學作品，尤其是在舞台上，往往利用決鬥以增加緊張情緒，所敘述或所表演的決鬥有悲劇，有喜戲，有的結果出人意料。傳奇戲劇多利賴決鬥的場面。漢姆雷特一劇中有多次決鬥的描寫，依列薩伯斯時代的戲劇幾乎都有決鬥的敘述。如果沒有決鬥，多少戲劇，多少話劇將沒法收場？

今日決鬥之風幾乎已絕跡了。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統治之下，已下令禁止決鬥；至在法國，也由別種運動代替決鬥。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打仗已經打得很夠，殊可不必再一對一的決鬥了。民主政體已予決鬥以最後的一刺。

× × × × ×

父親常和我們取笑，說田中有二隻羊，一頭面朝東，一頭面向西。牠們要看見彼此的面時怎麼辦？許多人立即答道，牠們得轉過身來。可是，你知道牠們的臉早已互相對立着，無須轉身了。——*Christopher Morley: Kitty Foyle*

起死回生

Paul de Kruif

今日醫學誠尚未臻十全十美的地步，醫生所不能挽救的病症誠然尚多，然這恰如冬盡春來的草木，不久必可發芽滋長。醫院和實驗室中不時有奇蹟發生。

我想起多朗多市的羅勃斯登醫生 (L. Bruce Robertson) 時，心中登時歡樂起來，把失望之事暫時忘却了。羅勃斯登醫生救活過許多的孩子。

羅勃斯登的輸血法還是於歐戰中想出的。原來當時有二名兵士中了一氧化碳毒氣，由羅氏診治，那二名兵士性命已危在旦夕了。羅氏自思毒氣乃是在血液中，盍不設法使血液流盡呢？這是凶多吉少的辦法，可是那時四週儘是些垂死的人；於這種空氣之下，生命乃是世上最賤的東西，所以羅氏的怪想之進於實行階段乃是很簡單的事。

據羅氏說：『兵士們痊愈得很快。』這是驚人的事。

說也奇怪，這件醫學上的偉蹟就至此為止，不再運用了，因為施用是項手術不切實用；爲了救治一個中毒氣的人，得用許多輸血的人，於是羅氏的那次奇怪的試驗就潛伏在他的腦中，直至後來回到多朗多市時才又想起。

羅氏說道：『且慢；孩子的血量比成人要少的多。』

他眼見許多孩子來到兒童醫院。有的是燒傷的，有的是燙傷的。死亡率高得驚人。皮膚燒傷之處積了毒便流入血液中去。

後來有一個孩子，被火燒得受了重傷，看來乃是必死的。羅氏乃施用手術，他在孩子頭頂插入了一根短而粗的針，很小心地插入腦部上面的大血管裏。黑血漸漸的自針裏通過一條橡皮管流下來。手術室中人人都很緊張。一個助手低聲說道：

『羅醫生，幾乎沒有脈息了。』

却說血液還在自孩子的頭部流出時，新血就用針自踝部輸入進去。孩子身體中毒血的六分之五已換了新血。那個孩子沒有死。

接着數月之中，有十四個燒燙成重傷的孩子到這所醫院裏來。若是沒有羅氏，十四個都是必死無疑的。可是十四個孩子中有七個沒有死。

這次手術，報界毫無所知，羅氏就逝世了。他的同事把他的筆記輯成了一個小冊子。只是羅氏雖未成名，但他祇少生前看見過那般離脫危境後的孩子們含笑伸手到母親那裏去，這也聊足解慰了。

莫泊桑這個人

Axel Munthe

沙科教授 (Charcot) —— 法國著名神經學家二八二五——至一八九三。本文作者是其學生) 每有演講，我總是去聆聽的；那一時期中，他正在講演歇私的里亞與催眠術。講廳中坐足了巴黎市中各色各樣的人——著作家，記者，著名男戲子與女戲子，名妓等等；他們滿腹懷着不全健的好奇心，想親見催眠的驚人現象。我的認識莫泊桑就自共聽沙科教授的催眠術演講始。那時莫泊桑已爲了發表他的 *Boule de Suif* 以及 *Maison Tellier* 二作品而名聞遠近。我們常常討論催眠術與種種神經病症，談話的時間往往甚長；關於這一切，他常問長問短，我把一切都講給他聽，他總是聽之不倦。同時他也喜歡知道關於瘋癲病症的一切，那時他正在爲那本令人驚怖的 *«Le Hor-la»* 一書收集材料；此書是他以後悲慘之結局的忠實寫照。他甚且曾偕我一同去訪南錫城 Bernheim 教授的病院；Bernheim 教授使我明白沙科學派催眠學說的錯誤。我曾在莫泊桑的遊艇上做客了二三天。我很記得那時我們二人坐在他那停泊在 Antibes 港外的 *Bel Ami* 號的小室中，談論死的問題，直談到深夜爲止。他很怕死。他說他無時不在想到死。他要知道一切毒藥的性質，何者藥力最速何者最慢，何者令人痛

苦，何者比較不痛苦。他尤其要知道死在海裏的情形；關於這點，他問個不住。我對他說，我以為如果沒有帶救命圈，死在海裏比較說來是不甚痛苦的，若是帶有救命圈，那大概是最可怖的死法。艙房的門旁掛着幾個救命圈，我今日還想像得出他陰沈的眼睛注視着救命圈的神氣，他說次晨要把救命圈拋入海裏去。我問他是不是有意於計劃中的赴 Corsica 的途中把我們沉入海底去。他坐着，遲疑了半響。

最後他說道：『不。』他說他畢竟願意死在女人的手臂中。我對他說，像他現在那樣的生活，再繼續下去，他的願望是很有實現的希望。說時馮妮 (Yvonne) 醒了，朦朧中說再要喝一杯香檳，隨即又睡着了，她的頭放在莫泊桑的膝上。她是一個舞娘，年方十八；她那時在 Bel Ami 號上躺在那可怖的愛人的膝上，乃是正在漂向毀滅的路上去。我知道她已無藥可救，雖予以援助，她也是要拒絕的。我知道她已把心與身獻給這個慾望無窮的男子，後者只需要她的肉體，別的都不在乎。我知道她的命運將怎樣，以往我看見躺在莫泊桑的膝上的女子並不止馮妮一個。莫氏對於自己的行為應負何種的責任，那是另一問題。他心神不寧，日夜感覺恐怖，這種狀態這時自他的眼睛已可看得出來，祇少我個人認他已是瀕於死境的人。我知道他那自己的 Boule do Sent 的潛毒已在開始發作，把這希世少有的頭腦毀滅。他自己知道麼？我以為他是知道的。那時他所著『Sent L'Esprit』的原稿放在他與我之間的桌子上；他方才

念了幾章給我聽，我覺得那部著作是他作品之中最傑出的一部。他那時還在急速地創作，傑作一部接一部的寫成，以香檳或醇精或是別的各種的藥物刺激已經緊張的神經。一連串的女子催促他的毀滅，那些自各色地方徵來的女子，有上等的，有下等的，有女戲子，有舞娘，有女店員，有漂亮女工，有普通的妓女。他於女色方面的成功非常的自豪，言語之間老是隱隱約約的說有最上流社會中的神祕貴婦到他 *Clarendon* 街的寓所來，應門的是他的忠僕佛蘭柯依斯——這是他精神病初步的象徵。他時常匆匆地走上我醫寓的階梯，坐在我診所的一角，無言無語地默視着我。他時常站在爐架上面的鏡子面前，瞪視着自己的影子，接連要看數分鐘，像是在看陌生人似的。有一天，他告訴我，說他的僕人守門雖甚嚴緊，然有一日他正在坐在桌邊寫他的近著時，有一個陌生人走進他的書房來，他覺得非常的驚異。那個陌生人面對着他，在桌子邊頭坐下來，開始把他正想要寫的句子念給他聽。他正要喊佛蘭柯依斯把他趕出去時，他發現那個陌生人原來就是自己，心中殊感驚恐。

天 下 文 章

二三天之後，我在戲台的活屏旁，站在莫泊桑的邊頭看着馮妮跳舞，馮妮暗中在對着莫泊桑微笑，後者冒着火的眼睛沒有一刻離開她。我們在馮妮的優美的寓所中吃晚餐，這寓所是新近由莫泊桑給她租下來的。她把臉上的胭脂洗去後，我見她的容色比在遊艇上初次看見她的時候還要蒼白，還要枯萎。她對我說，她跳舞時總是吃醇精

的，提神品沒有再比醇精好的了；她的夥伴都吃醇精，甚至跳舞指導員自己也吃醇精——事實上許多年後，我親見她在 *Calvi* 地方她的別墅中死於醇精。莫泊桑訴說她容貌日漸消瘦，並說她晚上不斷地咳嗽，使他睡不着覺。經莫泊桑的請求，我於次晨檢驗她的病情；一個肺的上端病症非常嚴重。我告訴莫泊桑，說她必須休養，一點事不能做。我勸他把她送到 *Menton* 地方去過冬。莫泊桑說凡是他力所能及的都願做，並且他並不歡喜瘦弱的女子。馮妮立刻表示不願離開巴黎，她說寧願死，而不願離開他。在冬季中，她予我許多麻煩，並予我許多新顧客。她的夥伴開始接一連二的到我診所裏來，暗中請我看病，她們恐怕戲院裏的醫生向戲院當局去說，祇給她們半薪。

馮妮初次咯血了，隨即病徵日見嚴重。莫泊桑也像別的描寫疾病與死亡的作家一樣，殊不願走近病人看個明白。馮妮吃了數打的魚肝油，希望長得胖點，她知道她的戀人不喜歡瘦弱的女子。一切都是徒然，不久她的青春都消失了，只剩了她一雙神奇的眼睛，吃了醇精後在發寒熱中露着光芒。莫泊桑的錢袋還是爲她打開着，可是他的手臂不久便抱緊了一個馮妮的夥伴的身體。馮妮把一瓶硫酸向她的情敵拋去，幸而沒有擊中。託庇莫泊桑的權勢，並由我出了一紙證明書，說她已不久於人世，她總算被判入獄二個月。一經出獄之後，雖然莫泊桑屢次請求她，然她不願再回到原來的寓所

去。她消失於這個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像是垂死的動物躲入人所不見的地方去死亡。

一個月後，我偶然發現她躺在聖·拉柴寺院中的牀上——一切巴黎墮落孤寂的女子最後一個階段。我對她說，我願去通知莫泊桑，我深以為他是立即會來看望她的。即日下午我去探訪莫泊桑，事已不宜再遲，馮妮顯然沒有幾天能活了。

那忠實的佛蘭柯依斯為主人守着門，不讓外人進去。我向他懇情，然而沒有結果，主人的命令非常的嚴厲，無論如何不能讓客人進去，原因又是為了上文所述的神祕貴婦。我只能寫了一張示條，說馮妮病危，託佛蘭柯依斯送給他主人，佛蘭柯依斯答應立刻把字條送入，莫泊桑有沒有收到我的字條，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沒有收到，這是很可能的事，因為佛蘭柯依斯無時不在設法使他親愛的主人不為婦女所糾纏。次日我到達聖·拉柴寺院時，馮妮已經死了。一個尼姑告訴我，馮妮整個早晨在塗胭脂，整理頭髮，甚至還向旁邊牀上的妓女借了一方絲巾——一種過去光榮最後的痕跡——藉以遮蓋她消瘦的雙肩。她會對尼姑說，她在等待她的先生來看她，她整整的等候了一天，可是他沒有來。次日早晨她們發現她已死在牀上了，她已把一瓶三氧乙醛 (Chlorid) 吞盡。

二個月後，在 Passy 地方的著名瘋人院中的花園中我遇見莫泊桑。他由他的忠僕

佛蘭柯依斯扶了，在花園中走着，正在以小石子投向花牀去。他說道：『你看，你看，只要天落雨，到了春天，牠們就會生長起來，變成許多小莫泊桑。』

× × × ×

女子放棄習俗時，她確在以重要的東西交給你，因為她祇有二三種習俗，而這二三種習俗都是與她的實際肉體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男子的習俗甚多，覺得得需習俗時，他儘不盡量放棄，毫不顧惜。

——Christopher Morley : Kitty Foyle

『女人』作者羅斯夫人

M. I. Robertson

克雷雅·蒲司(羅斯夫人原名)本以著『女人』一劇享盛名；『女人』為一諷刺劇，曾在百老匯接連演了八十二個星期；有十五個國家中演此劇；後攝成電影，轟動一時；著者由此劇所得幾及五十萬元。氏之最近成功的著作為『歐洲之春』，於一九四〇年九月由 Albed A. Knopf 公司出版。

去年二月中，氏想親觀戰爭狀況，乃赴歐洲。她足跡遍意法英荷蘭葡萄牙諸國，體察各地民情，與外交家，看護，社會聞人，兵士，侍者，汽車夫，以及上中下各色人等談話。氏於德國發動閃電戰前視察馬奇諾防線；於空中轟炸下遊歷勃羅索爾與巴黎。遊意大利時，曾與齊亞諾伯爵作長談；遊巴黎時，曾與首相萊諾，美國駐法大使勃立脫，以及一切的法國政治家共餐談話；這許多政治家都暗中設法使氏能赴前線視察。最後她會見了甘茂林將軍，將軍甚為看重她，於是沒有幾天之後她就身穿一襲藍色的像是制服的衣裳，站在勞倫的一座小山上，在風雨之中受領馬奇諾防線士兵獻來的一束玫瑰花。

她在倫敦時，會見到許多主要的政治家，並謁見英皇與皇后。

她是怎麼能夠獲得這麼許的成功呢？或許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是克雷雅·蒲司。氏貌似天仙，穿了很動人的服裝，略敷脂粉，髮上縛着樸素的飾帶；可是除此以外，她還有引起今日重要人物之注意的本領。她那天仙般的容貌，與尖銳冷然的機智適成一對照。她的動人之處，多半就在於此。

她的生平經歷，簡略述之如下：一九〇三年四月生於紐約市。求學於長島花園市的聖·瑪麗學校。先與(一)喬治R透德爾·勃羅考結婚；後與(二)亨利R羅斯(Luce)結婚。於一九三〇年任VOGUE雜誌的助理編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任VANTI TY FAIR的助理編輯，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任同誌的事務編輯；一九三五年寫作劇本。著作有The Stuffed Shirts(1931)，女人(1936)，Kiss the Boys Goodbye(1938)，等。於一九四〇年總統競選運動中，她力為威爾基宣傳。

氏的成功，與他人的成功一樣，乃是由於堅韌不屈的精神，和工作的辛勤。人多不相信克雷雅·蒲司工作的辛勤。他們說氏寫『女人』初稿祇花了三天功夫。可是他們不知蒲司小姐對於作品的修改比任何人為認真。她對於句子，劇中的趣事以及種種設計，必須使其十分自然，然後才算完事。

一九三一年出版的Stuffed Shirts一書，為諷刺短文的積集。先曾發表於VANTI TY FAIR。她第一部的劇本名叫Abide with Me，出版於一九三五年，此劇為一

大失敗。她雖遭此重大的失敗，可是仍繼續寫作，於此可見她堅韌不屈的精神。許多作者爲貧窮所迫而寫作，可是她那時並不貧窮。

她的工作似與金錢無關。她任 VOGUE 編輯，寫寫圖畫上的標題，並做種種編輯方面的雜務，每星期俸給三十五元；此時她已與前夫勃羅考離婚，據離婚協定，氏每年可以得到二萬五千元。

任事於 VOGUE 雜誌數月後，她改任 VANITY FAIR 雜誌的助理編輯，每星期收入四十元。二年後她升任事務編輯，年俸一萬元。她的工作效能素強，並不顧一切阻礙。

氏並非生長於富有之家。她的父母很窮，幼年過流離奔波之生活。只是她的家庭傳統對她的成功很有供獻，這點不容置疑。蒲司的祖先於一六三四年來美洲；她母系方面的祖先是巴伐里亞人，於美國南北戰爭時移入美洲。她自祖先那裏承受了堅韌的意志和組織的能力。

蒲司的母親聽人說歐洲教育子女的費用甚是低廉，於是經友人告以股票方面的密訊，賺了二千元的錢後，就於一九一三年偕蒲司赴法，是時蒲司年只十歲。此後的一年中，母女二人住在巴黎的一家小旅館中，過貧苦生活。一來的因爲歐戰發生，二來是因爲所有的錢漸漸減少，乃於一九一四年被迫返美。

她早年所遭遇的事件中，最著名最有益於她的事是在船上遇見培爾夢夫人 (Mrs. Oliver H. P. Belmont) 這件事；後者目光尖銳，料事如神，說蒲司是個不凡的女孩。後來託庇培爾夢夫人，那無名的蒲司小姐於女權運動中做些書記工作，並遇見了勃羅考。

於一九二三年，她與勃羅考結婚，接着過了六年的交際花生生活。這次結婚的結果，便生下了女兒，名安，這是她生平最感困難最是煩心之事。

於一九二九年，她與丈夫離婚之後，便進入於生活的第二階段；她請求康建·納斯脫為她設法覓得編輯工作。此時她住在第五十二條街上一所漂亮公寓房間裏，時時公宴許多文學界聞人以及次要聞人。於一九三二年，康建·納斯脫決定改變 VANITY FAIR 的輕薄作風，略取嚴肅的態度，此時勃司的興趣轉移到政治方面去。

一九三二年羅斯福和胡佛二人競選做總統之前，新民族主義黨半在 VANITY FAIR 主持之下，派勃羅考夫人出席於芝加哥的民主國家會議，設法去贏得擁護人。可是她沒有贏得什麼擁護新民族主義黨的人，只是她自此認識了伯納德·巴陸須，優競·美雅，以及別的重要人物；她開始愛與社會上的聞人結交，並學得了自聞人那裏吸收消息的本領——這個本領對於她始終甚有用處，有助於她不少。

克雷雅·蒲司與勃羅考未離婚時亦極有名，可是她的成名却是與亨利·羅斯結了婚

以後的事；羅斯爲 *Time* 與 *Fortune* 的出版人，那時已很有名。他們於 *Abide with Me* 一劇初次上演二天之後結婚。

羅斯將與這位可愛的作劇家結婚時，遇到了一件很困難的問題。*Time* 的劇評家把 *Abide with Me* 的劇評修改了七次後始能一方面不使蒲司失望，一方面又不失事實的真相。

蒲司遭此失敗後，仍不失望，對丈夫道：「亨利，我想寫一個沒有男子專門關於女子的劇本。」亨利鼓勵她道：「那好極了！」結果『女人』一劇寫成，享到極大的盛名。

蒲司小姐寫劇本是用筆寫然後再交給書記用打字機去打的。可是她每天要寫許多的東西，這個辦法未免太慢，於是她於演講辭，雜誌文章，以及信函，由她口述，叫人用打字機打出，這種工作常常是於赴約會的途中坐在汽車中做的；因爲她深惡浪費一分鐘的時間。

她的交友極廣。現在她在政界上活動了。祇活動了三星期之後她便爲衆人注目了。紐約市梅建遜方場公園舉行擁護威爾基集中，聽衆二萬二千人都爲蒲司的熱誠和深切的信念所動。她在共和黨中的地位相當於民主黨中的湯甫生 (*Dorothy Thompson*)。

後來友人稱她是叫囂的孤立論者，她乃決定赴歐去和意法英諸國的政治家談話，以明歐戰之目的究竟何在。那時她的計劃是給 *Fortune* 雜誌寫一篇報告。她回美時，就把 *Fortune* 雜誌登載的作品收集成書。

這本書的內容並不講述前線戰事，却是關於挪威被侵前英法的「國內陣線」的。蒲司小姐寫這本書，並不以為態度公平無私；她對於英國與法國都顯着很是關切。可是她對於自己的國家——美國——却更關切。在挪威被侵前後的巴黎和倫敦，她看到政府和人民的不知道前途的危機，沒有準備，只是胡里胡圖過日子；她在美國看到與此同樣的情形。

此書於九月出版，大體上博得許多好評。到了十一月的中旬，便印第六版，銷數達二萬二千五百冊。

反對的呼聲當然也有；那是難免的。派克 (Dorothy Park) 於 *PM* 晚報中諷示這本書叫『西線無戰事』 (All Clear on the Western Front)。此書引起了熱烈的爭辯；凡是克雷雅·蒲司所做所說的總是會引起爭辯的。她的美貌是不能否認之事；關於這點有一位法國人會說道：「這是建築很美麗的面門，可是裏面沒有熱水汀。」

這種意義雙關的話，恭維不啻即是諷刺；可是甚至於真心敬愛蒲司小姐的人們也會這樣批評她。這於女子之中尤然，這也許是出於忌妬之心，是種對於一帆風順萬事皆

94

足的女子的吹毛求疵。

×

×

×

×

我們往往以我們的宏論估計自己，以行為估計他人。

—Harald Nicholson

苦女子小傳

Axel Munthe

我和友人諾司鐵朗一同步行回家。半途中他想飲杯啤酒，於是我們就在咖啡館外面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了下來。

我們邊頭一張桌子旁邊坐着的女子向我的朋友道：「先生，賜我一杯酒吧，我有多天沒吃晚餐了。」諾司鐵朗粗聲暴氣地叫她滾開。

我向這個女子道：「你好，修羅？佛樂貝現在怎麼樣？」

「她近來在小街上做生意，她若是在大街上出現非到夜半之後不行。」

說時佛樂貝來了。在她同伴的身旁坐了下來。

我說道：「佛樂貝，你又在喝酒了。你在尋死麼？」

她以粗啞的聲音說道：「不錯。陰間不會比這種生活更壞。」

諾司鐵朗望着這二個妓女，大不以為然，向我大聲說道：「你的交友未免太濫。」

我說道：「我的朋友之中比這二位還壞的多着呢。我並且還是她們的醫藥顧問。這二位都患着梅毒；她們不斷地飲苦艾酒刺激神經，總有一天會不支，不久不是死於聖拉柴尼姑院，便是死於溝渠。她們祇少很知道自己微賤的身份，並不裝模作樣充貴。」

婦。你別忘了她們雖然弄到如此地步，但是還得感謝男子們；你別忘了我們給她們錢，馬路對過有一個男子等候着會把這點錢拿去。她們並不像你所想的那麼邪惡，這班妓女們；她們有缺點，可是她們雖然墮落，却還保持着某種美德；她們到死仍是女子，與別的女子沒有什麼二樣。說也奇怪，她們竟也會與男子發生戀愛，一些不假，那時她們才可憐呢。有一個妓女會和我發生過戀愛，她忽然和別的青年女子一樣，變得膽小怕羞起來。在滿臉脂粉之下竟也會臉紅。甚至於那隔壁桌旁的女子，祇要她境遇好的話，也是會成爲良好女子的。讓我把她的事說給你聽。」

我們手攜手地在街上走去。我說道：「你還記得麼？配賽地方有一個慈善機關所設立的女童學校，去年爲了一個死於傷寒的瑞士女孩，你會領我到那裏去過，那個學校你還記得麼？在那事不久之後，那所學校裏又有一個女孩子生了傷寒病，是由我去診治的。是個年約十五很可愛的法國女孩子。有一天晚上，我離學校時，有一個女子走來和我招呼。我粗暴地叫她滾開，可是她以卑軟的語調懇求我，請我應許她和我說幾句話。她每天站着看我自學校走出來，這樣已有一個星期了，她過去不敢和我說話，因爲我離學校時太陽總是還沒有落山。她稱我做醫生先生，顫抖着聲音，問我那個患着傷寒症的幼年女孩現在怎樣了，病情危險不危險？」

「她哭啜着，眼淚在她塗着脂粉的臉上淌下來；她說道：『在她死前我必須見着

她。我必須見着她，我是她的娘。——這事尼姑們是不知道的，這孩子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便把她送入這所學校，費用是由銀行經手的。自此以後，她就沒有看見過這個孩子，只有每逢星期四下午先生領着孩子們出來散步時，她才能站在街頭的轉角上望見自己的孩子。我對她說，這個孩子的病我很是擔心，並說，如果病勢比現在加重時，我會告訴她的。她不願告訴我她的住址，祇求我讓她每晚在街上等候我，以便聽取消息。此後她便在原地方等候我。身子顫抖着，很是着急，後來我得告訴她，孩子的病重了，我很知道設法使這可憐的妓女去探望她垂死的孩子是不可能的事，我只能答應她若是孩子不好時我便通知她，於是就告知我她的住址。次日的夜裏，我坐了車子到一條妓女街上去找她。車夫別有用意地向我微笑着，建議於一小時之後來接我。我說一刻鐘夠了。管事的婦人打量了我一下，就讓我進去，我看見十數個半裸的穿了紅色的，黃色的，或是綠色的洋紗襯衣的女子。管事的婦人問我選那一個，我說我早已選定了，我要佛樂貝姑娘。管事的婦人說是抱歉得很，佛樂貝姑娘還沒有下樓，近來她對於職務漫不經心，她還在房中打扮。我要求立即領我到她房中去。她說先得付二十法郎，如若是覺得這位姑娘滿意的話，就隨便賞給她一件留念物，她說我是一定會覺得滿意的，因為這位姑娘是美貌多姿，識得風趣的人。她問我要不要帶一瓶香檳到房中去？

將斷氣了。她的母親整夜坐在床邊，眼上掛着眼淚，默視着她垂死的孩子。

『我看看孩子快將斷氣，說道：「和她吻嘴道別吧，不要緊的，她已經失去知覺了。」』

『她屈着身子去和孩子接吻，可是突然抽了回來。』

『她哭啜着道：「我不敢吻她。你知道我整個的身子是污穢的。」』

× × × × ×

『後來我又遇見佛樂貝，那次她喝了酒，爛醉如泥。一星期後，她跳入了賽茵河中，可是被人救了起來。我想設法把她送入聖·拉柴尼姑院中去，可是沒有餘額。過了一個月後，她飲了一瓶的阿芙蓉液，我去時她已是半死了，我設法把毒藥自她的腹中抽出來；我始終後悔多此一舉。那時她手中緊握着一個幼孩的小鞋子，在這鞋子中是一束的頭髮。此後她便天天喝苦艾酒，這種毒物穩能致死。可惜藥性很慢。反正不久她會死於溝渠的。這比死於賽茵河來得穩當。』

我與諾司鐵朗二人走到了他的家門口。

我的朋友說道：『再會。今晚能夠過得這樣愉快，謝謝你。』

我說：『我也得謝謝你。』

馬克吐溫遊凡爾賽

Mark Twain

凡爾賽！這個處所優美得令人驚異！你瞪視着，默視着，自思這是真的景子，端的是在人間，並非在天上——爭奈頭眩目花，喫那美景呆住了。心想莫非在做夢。那幅景色令人看了大樂，恰如耳際聽得一片軍樂響時一般！一座崇高巍峨的宮殿，正面全是彫刻裝飾，一路延展過去，沒有盡頭似的；前面一片曠場，恁憑全國的兵集齊了也可操演得；場子上百草鬥豔；東一個西一個的龐大人像，數也數不清，只是看去一點不覺得擠；自曠場到低處花園是一層層的石階，上面立得千軍萬馬，毫不覺擠；還有很大的噴泉，水自銅像上端噴出，在空中閃閃發光，百數道噴泉會合了起來，很是好看；還有廣闊的大路，上面以青草爲氈，四面八方都通得去，沒有盡頭，路的二旁是密密的二列樹木，濃葉蔽天，上面樹枝接樹枝，形成拱門之狀，其整齊猶如石中彫出的一般；還有東一片西一片的湖沼，面上鑲着小船。到處是遊人，宮殿的階石上，大曠場上，噴泉的四週，樹木之中，拱門狀樹木蔭下的大路上，無數千的遊人穿了五色的衣裳，或在跳跑，或在舞蹈，使這仙景般的圖畫有了生命和氣息。

天下文章
這個好處所就是千里跋涉了來觀光也是值得的。這裏件件東西是大型的。沒有一樣

是小規模的——沒有一樣是不貴重的。人像都很龐大；宮殿很是崇偉；公園佔地一郡；大路是沒有盡止處的。凡爾賽的一切都是高大廣闊的。未來這裏時，看了圖畫，以為未免誇張得過份，使凡爾賽美麗得成為非世上所能有的地方。我至今方才明白圖畫中的景色還不能及真實景色之十一，真實的凡爾賽乃是非畫家在畫布上所能描出的。我嘗怪路易十四於人民飯還沒有吃的時節却花了二萬萬元的金錢去造這座花園；可是現在我願諒他了。他以週圍六十英里的土地造這個公園，建這座宮殿，鋪一條自巴黎通此的大路。他迫着三萬六千名工人每日做工；這種工作很不合乎衛生，因而死的人很多，每到夜間便把屍體一貨車一貨車的載去。那時有一位貴族的妻子說這是種「不便之處」，可是天真地道：「在這清平世界這點小事是不值得注意的。」

國內（美國）有一般人喜歡把矮樹叢剪修得有的像金字塔，有的成正方形，有的像螺旋形，以及種種不自然的形狀；我對於這般人是向來看不起的；來到這裏，看見這裏的人們也在幹這一類的事，我很感不滿。可是不久我就看出這事的聰明。他們的目的是要造成一望無際的景色。我們普通在一方寬不及室的土地上把十幾棵病態的樹弄成種種醜樣，恁地看去當然荒謬沒有樣子了。可是在這裏，他們把二十萬棵大樹種為二排；離地面六尺處的樹幹上不許生一片葉子，長一根樹枝；自此往上，樹枝便漸漸開展，上端的枝葉和另一排樹木的枝葉銜接，造成一個極好的綠蔭地道。上面的拱形，

高低非常的準確整齊，這樣自然很好看了。他們把樹木弄成五十種的樣式，種種不同，所以看去很美妙，不單調。各條大路二邊的樹，式樣都各各不同，因此眼目不會覺得疲乏，感到討厭。關於這點，說到這裏為止；且說他們用什麼方法使這許多一排一排一望無際的大樹弄得樹幹粗細一樣的呢？他們用何法使這長達數英里的樹木生得高低一致的呢？他們用何法把樹木植得這麼緊密的呢？一棵樹幹上若是長了一根大枝，對過樹幹高低相等之處一定也長有一根大枝，二枝銜接，形成拱形地道，這又是用什麼方法的呢？這一切又用何法使其月過年過年的保持原來優美狀態而不改樣的呢？——這一切我讓他人去思索；因為我已經想了好久，可是想不出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去觀光皇宮裏那座宏大的彫刻品陳列館和一百五十間的圖畫陳列室，覺得遊玩這種處所是徒然的，除非能有時間玩個一年半載。那些圖畫都是些戰爭的景像，祇有一幅不是的。我們又去遊玩大厥利安儂宮與小厥利安儂宮；裏面儘是些拿破崙一世和三個皇帝與三個皇后的遺物。有一具華麗的牀，他們在這具牀上都睡過，可是現在沒有人去睡了。在一間大餐廳中有一張桌子，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婦曼塔儂夫人，以及後來的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婦綉巴都會用過這張桌子進餐，餐時赤裸了身子，不用侍候的僕役，因為這張桌子是放在一個活門上面的，要添菜時就把桌子放到活門下面去。在小厥利安儂宮裏有一個房間，當初瑪麗·安東尼特就是從這個房間裏被暴民拖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阿阿阿阿！』接下去是一陣最歡樂的哈哈笑聲。這笑聲是那麽歡樂，是那麽的長，是那麽和藹真誠，迫得人人都笑了起來。隨後那個姑娘拿了一枝槍，放了一槍。我們準備數嗒嗒的震盪聲。我們忙着數一二三，可是那裏來得及，然而我們用鉛筆把回聲一點一點的記在筆記簿上，點得很快，直也可以說是一種回聲的速記報告。我雖然盡我能力去記，只是終於趕不上回聲。我記了五十二點的回聲，以後就不能應付了。那位業醫的夥伴記下了六十四點，往下他也覺得回聲來的太快，趕不上了。隨後嗒嗒聲混做一片，拖得很長。這大概是世界上最希奇的回聲了。

——Mark Twain: Innocents Abroad

雨果遊滑鐵盧戰場

Victor Hugo

I

去年（一八六一年）五月中，一個風和日熙的早晨，本書作者（淚星淚）徒步自尼伐爾到拉·赫爾甫。他依着一條廣闊的山路走着，這條路的旁邊是二列樹木；路時起時伏，波浪也似高了起來隨即又低了下去。他走過了列魯亦斯地方，又走過了一座小山上的樹林，再過去便是十字路口，在交叉點的一角有一方蛙疤纍纍的路標，上面寫着『老關卡門——第四號』字樣，在這路標旁邊便是一家酒店，牌號是：『四風酒店。』

他自這酒店再走半里路，便到了一個小谷的底點，那裏有一條小川在路下的弓形洞下流着。一叢樹木雖然稀疏，却很青綠，向勃蘭·阿魯地方望去儘是這些青綠的樹木，雖然不整齊，却是甚為好看。

這裏的右邊是一家小旅舍，門前停着一輛四輪貨車，放着一個犁，在一列活樹籬笆的近處放着一堆乾柴，一間舊馬棚邊頭躺着一個梯子。一個青年女子在田中拔雜草。旅舍近旁有一個池，一羣鴨在游泳着，旅舍與這池的中間是一條崎嶇的小路，小路二

旁儘是野樹雜草。這個旅行者便走這條路。

他約走了百步，走過了一座十五世紀時代築造的人字牆，前面有一座大型的拱形石門，是路易十四時代的式樣。門前方草地上放着三個耙，五月裏各色的花草正在耙的四週怒放著。門關着，是扇破舊的雙扇門，上面有已生鐵鏽的門環作裝飾。

陽光很是迷人；樹枝顫動着，看來不是風吹的緣故，而是由於樹上鳥窩裏的鳥在顫動。一隻輕巧的小鳥在一枝高樹上拚命地歌唱，大概是在鳴春。

旅行者駐了足，察看門的左邊的石頭上近地面處的一個圓形大洞。正在那時，那個雙扇門開啓了，一位農婦走了出來。

她看見了這旅行的人在察看那個大洞。

她說道：『這是給法軍砲彈射中了的洞。』

她繼續又道：『你看門的上部，近鐵釘處的那個槍彈所致的小洞。子彈不會打穿木板。』

這個遊人問道：『此處是什麼地方？』

那個女人答道：『胡古夢。』(HOGGOMONT)

這個遊人舉起頭來，走了數步，向籬笆外面望去；他自樹葉之中望見遠處有一座小山，在這座小山上面，自遠處看去，似乎有件像獅形的東西。

這個遊人乃是站在滑鐵盧戰場上了。

II

胡古夢——這是一位名叫拿破崙的歐洲屠夫初次遭到挫敗的地方，是斧頭下面第一個的創疤。

這裏從前是個城堡；現在只是農田而已。

這個人推開了門，擠過了門廊中放着的一輛舊馬車，跨進了天井。

在天井中他第一件注意到的是一扇十六世紀時代的拱門，四週的東西都已倒塌。破敗的東西往往會引起人們的思古之幽情。拱門近處的牆上又有一扇門，門上的頂石還是亨利四世時代的；從這扇門中看去可以望見果園裏的樹木。在這門的旁邊是一間陋屋，幾把鏟與鶴嘴鋤，數輛貨車，舖有石板附有鐵滑輪的一口古井，一頭跳躍着的小馬，一隻昂步着的火雞，一個有尖頂的小教堂，一棵正在開花的梨樹，是依扶着木棚沿着教堂的牆壁生長着；拿破崙的野心便是想佔領這方天井。這一小方的土地，如果給他征服了的話，他也許就此可以征服整個的天下。幾隻母雞在以嘴啄泥土，揚起一片塵土。遊人聽到一種怒鳴聲，是一隻大狗的聲音，牠露着牙齒；此處本為英軍守地，而今由這條狗佔領着。

英軍曾在這裏奮勇作戰。四連的守兵，在柯克率領之下，敵軍大隊人馬雖猛烈攻擊，却還守了七小時之久。

在地圖上看來，胡古夢這個地方連房子場地等在內適如一個缺了一角的不正長方形。這缺了一角的地方便是南入口，由這座牆作防禦物。胡古夢有二個入口處，其一便是在南首城堡的入口，另一入口是靠北首田園的一邊。當初拿破崙派他的兄弟朱龍攻襲胡古夢。谷立米諾，福愛，培契羅三將率領下的軍隊圍攻這個處所；雷利率領下的整團人馬圍攻此處，而遭挫敗；爲了要攻破這座堅韌不屈的牆壁，凱樓曼率領下的軍隊子彈用盡而尙未能攻破，在巴唐率領下的旅團企圖自北首攻取胡古夢直是不可能之事，叔耶率領下的旅團自南首進攻，也只能轟毀牠——不能佔領牠。

農屋是在天井的南首，北首的門的一部分爲法軍所破壞，自牆壁上懸空歪斜地的掛着。門是四塊木板，以一方橫木作十字形釘住，在這門板上可以看出當初攻擊的陳跡。

天 下 文 章

天井北首盡端的門半開着，是種雙扇門，用粗木板釘成，與別的農屋上的門沒有什麼不同！門外便是草地。此門曾遭法軍猛烈的攻擊。門板上會有許多手的血跡，經過許多時候沒有退去。巴唐就是戰死在這裏的。

當初戰爭猛烈的情況至今還可在這天井中看出；當初的恐怖還顯然可見；在這裏一

切勝敗陳跡都保存着；一切適如昨日的事。四週牆壁今日還在感受到死時樣的痛苦；牆的缺口像是在號泣；破洞適如傷口；樹枝在顫抖着，想逃走也似的。

這個場所，在一八一五年時候的景况比今日要好些。

當時英軍紮營於此處；法軍一度攻入這裏，可是守不住又給英軍佔去了。在那小教堂的旁邊，城堡的一翼已入倒塌狀態。這裏當初有過一場大屠殺。英軍駐在城堡內，躲在牆壁背後，或高踞在倉屋頂上，或自地室中，向法軍射擊，子彈自每一窗戶中，自每一流通空氣的洞中，自每一石頭的孔隙中飛出來；法軍却搬了乾柴放起火來，燒死裏面的人；法軍以火來撲滅彈雨。

自一個鐵格窗望去，可以看見這所破敗大廈裏面的情形。當時英軍埋伏在這大廈的房間裏；那螺旋形的扶梯自底至頂都已破敗，看去像是個破碎介殼的內景。扶梯分二級；當時英軍被法兵包圍，擠處於上級，把下級的扶梯截斷了。這截斷的梯階如今只是大塊的青色石板，一堆堆的躺在敗草中。這有十數方的階石仍然依扶着牆壁，沒有倒塌下來；在第一方階石上刻有一個三叉戟的圖形。這幾方不通上面的階石，看去尙很堅固；其餘的却像沒有牙齒的牙牀骨。那裏有二棵樹；一棵已是死了，一棵也在根處受了傷，不到四月裏不長葉子。自從一八五〇年以來，這棵樹已蔓延到扶梯那裏去。

在小教堂中曾有一番大屠殺。教堂內部今日又安靜了，看去很是奇怪。自從那次大屠殺之後，教堂內沒有誦過經。只是神桌還在那裏——是張笨重的木桌，依傍着粗石牆放着。四週是白粉牆，神桌的對過是一扇門，二扇小型拱形窗；門的上端是一個木製的大十字架，十字架上面的牆上有一個方洞，用束稻草塞住；一個角落裏放着一個玻璃窗框；這便是教堂的景像了。在神桌的近處掛着一個木頭的十五世紀的聖·安納像；那個幼年基督像的頭部已被槍彈打去。法兵一度佔領這所教堂，後被擊潰，乃放火焚燒。當初教堂內都是火焰；像是一個爐子；門被燒毀了，地板被燒毀了，可是木製的耶穌像沒有燒毀。火勢延到木像的足部，焦疤今日還看得見，可是火勢就此停住了。這是件奇蹟，鄉下的人們這麼說。那個被斬了頭的幼年基督像沒有耶穌像那麼運氣。

牆上字跡纍纍，是憤怒的表示；這牆於一八四九年時粉飾過。那些字跡是當初民族間互相侮辱的陳跡。

天 下 文 章
當初在這教堂的門旁會拾起一個手執斧頭的屍體。這是陸軍少尉李格羅斯的屍體。走出教堂，左手看見一具井。在這天井中有二口井。你問：爲什麼這具井會沒有水桶與滑輪的呢？因爲現在人們已不在這個井裏提水了。爲什麼不在這個井裏提水呢？因爲井里儘是屍骸。

自這口井裏提水的最後的人是顧龍·范·開爾遜。他是個農夫，住在胡古夢，當時是這裏的園丁。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的家人都逃走了；躲往深林中去。

許多流離失所的人們在這座林子裏躲了數日數夜。甚至今日還可看出人們曾在那裏避難的陳跡，例如燒焦了的老樹幹等，這便是當時顫慄着的人們曾在那裏停留過的痕蹟了。

上文所說的開爾遜却留在胡古夢『看守這座城堡』；他躲在地室中，英兵尋見了他，把他拖了出來，以刃背敲擊他，命他侍候他們。他們很覺口渴；這位開爾遜便取水給他們喝。水就是這口井裏取來的。許多兵士飲了這次水，以後便永遠不飲了。這口許多死人飲過水的井自身必然也是要死的。

戰事過後，人們急於把屍體埋掉。這具井很深，於是就成爲墳墓。有三百具的屍體，被投入這具井裏去。恐怕是投得太急促了些。他們是不是都已死了的呢？據傳說，不是的。據說埋葬後的第一夜裏，人們聽得微弱的呼喊聲自井中出來。

這口井孤居在這天井的中心點。三面是半磚半石的牆。第四面是沒有牆的，取水便自這一面進去。背後的牆壁上有一個小洞，或許是彈洞。三面牆壁的上而當初有頂，如今只剩了幾根木樑了。那支持右壁的是個鐵鑄的十字形。你伸頭去望井底，下面是一個黑黯黯的深洞，裏面黑影重重。井底的四壁都長滿了雜草。井旁水槽中積有雨

水，近處森林的鳥不時飛來飲水，隨即又飛去了。

在這一片廢墟之中有一所農屋，還有人住着。這所農屋的門是朝着天井開的。當時威爾德中校躲在這所屋子裏時，被一個法國工兵以斧頭砍去了頭顱。

住在這一所屋子裏的人稱那個園丁名叫開爾遜的爲祖父，這個園丁早已死了好久了。一位白髮老嫗對我們說：『那時我年祇三齡。我的姊姊駭怕得哭了。他們把我們二人抱到森林中去；我由母親懷抱着。他們把耳朵附着在地上去聽。我呢，我口中模擬砲聲，洪通，洪通。』

我們上文已經提起過，這院落的一扇門是通菓園的。

這方菓園很是可怖。

園分三部，直也可說分爲三幕。第一部份是花園，第二部份是菓園，第三部份是樹林。這園的入口一面便是城堡與農場；左面是籬笆，右邊是牆，背面也是牆。左邊的牆是磚頭砌的，背面的牆是石砌的。進去時便是花園。花園地形傾斜，種着葡萄樹，遍地是野草，過去是一個石砌的壇，圍有欄杆。這是個諸侯的花園；今日是一片廢墟，長着許多荆棘。欄杆上端有球，看去像是炮彈。我們數了數，計有四十三根欄杆還沒有倒掉；餘者躺在深草中；幾乎都有彈跡。有一根斷了的欄杆還直立着，像是折斷了的腿。

這花園的地勢比菓園低。當時有六名法國精兵深入這裏，像是能入陷穽似的，被二連漢奴佛兵包圍了逃不走，乃與之作死鬥；其中一連的漢奴佛兵是有短槍的。漢奴佛兵沿着欄杆排列了，自上趨下的射擊。這六名法國精兵自下面還擊，祇有葡萄樹作掩護，却毫無懼色，抵抗了一刻鐘後才被射死。

你再跨上幾步，便自花園進入菓園部份。在這廣不及數碼的所在，當時只一小時內戰死了一千五百人。那座牆壁看去好像要重演那次戰爭似的。那英軍挖掘的高低不齊的三十八個洞還在那裏。在第十六個洞眼的前面有二穴英兵的墳墓，是用花網石築造的。祇有南首的那座牆壁有彈洞，主力攻擊就自那一邊來的。這座牆壁的外面有一叢活樹籬笆遮沒着；法兵向這籬笆前進，以爲前面除這籬笆之外，沒有他物擋住去路，乃越過籬笆，發見前面還有牆壁，並有英兵埋伏着，欲退不及，彈雨自三十八個洞中同時飛出來；蘇愛率領下的一旅人便葬送在這裏。滑鐵盧之戰就是這麼開始的。

只是這個菓園終於被佔領了。法兵沒有梯子，就只憑雙手爬牆。在樹木之下他們肉搏着。這一方草地滲透了血。自拿沙地方開拔來的一營兵，共計七百人，是在這裏被殲滅的。這座牆壁的外面，彈洞不計其數，是開洛曼率領下的二連炮隊轟擊的結果。

這是五月天氣，這個菓園也和別的菓園一樣，受五月春氣的激動，百花怒放。這裏也有金色的花，也有雛菊。青草長得很高；農家的馬在吃草；樹與樹之間繫有繩，

繩上面有衣服纏着，遊人走過去便得低頭。深草中有鼯鼠。草叢中躺着一枝根已拔起的樹幹，可是還有綠葉生長着。當時勃拉克曼少校便是依着這棵樹而死的。近處有一棵大樹，德國將軍杜畢拉脫便是死在這棵樹下的。近處有一棵有病的老蘋果樹，用稻草和黏土裹纏着。這裏的蘋果樹差不多都老了，有倒下之勢。棵棵蘋果樹都有炮彈痕跡或子彈痕跡。這座菓園裏骷髏似的枯樹多得很。烏鴉在樹枝間飛着；自菓園再過去，便是樹林，林中儘是紫羅蘭花。

巴停戰死了，福漪受了傷；放火，殺戮；血流成渠，英兵的血，德兵的血，法兵的血，都混和在一起；一口滿是骷髏的井；自拿沙地方開拔來的一團兵，和自勃龍斯威克地方開拔來的一團兵都被毀滅了；杜畢拉脫戰死了，勃拉克曼戰死了；英國的守衛兵大大地受了損傷，雷列統領下四十營的兵士死傷了二十營，三千人或被刺刀刺死，或被亂鎗戮死，或被槍彈射死，或被火焰焚死；這一切的結果却只是使今日的農人可以對遊人說道：先生，請賜給我三個法郎，如果你先生高興聽的話，我就把滑鐵盧的故事講給你先生聽。

以物出借，不如以之贈送，而所費是一樣的

——Philip Gibbs

莫泊桑與隱名女子間的通信

此女真名 Bashkirtseff，俄人，二十四歲患肺病死。爲人天真，出言機智，行動大膽，思想富於情感；神經變態；許多讀者頗爲她已刊行的信函與日記所迷。讀她的日記與信函不只使人明瞭她本人複雜的個性，並足使人懂得十九世紀末葉歐洲上層社會的文學與藝術界的情形。

十二歲時即開始記她今日名聞的日記；亦自此時開始縱情與人發生狂熱的戀愛（縱令僅在書信方面），爲所惑的情人有廢王佛蘭錫斯二世與漢密爾頓公爵。她在繪畫與樂藝方面的成功不大，其所以聞名乃在其日記與信函。她死後的光榮，都是拚命與當時名人發生風流的通信關係的結果。

離死前不久，她爲浪漫衝動所激，乃寫信與莫泊桑，那時莫氏已是燦爛的文學界之明星，他所著小說，深入人心，在她看來，莫氏直如愛普魯再世。於大膽，多情，嘲笑三事混合的心緒之中，她寫第一封信給莫氏，化名 Miss Hastings；此名初爲莫氏小說的題目，後來那篇小說更名為“Miss Harriet”。

× × × × ×

先生：

我讀了你的小說，心中高興極了。你的作品接近自然，於自然中找到真正崇高的靈感；你的情感是那樣的近情，我們讀者想像之中能夠看見我們自己的影子在你的作品之中活躍，使我們以一種自私的愛來愛你。這是沒有誠意的恭維語麼？請寬恕，這在大體上是出於真心的。

我很想對你說許多出你意料的好話，可是在這樣的通信中，突然一齊說出頗非易事。你的爲人很偉大，足以使人夢想做你美麗的靈魂的知心人；我老是假定你的靈魂是美麗的；我一念及此，尤以不能向你傾吐一番爲憾。

如果你的靈魂並不美麗的話，如果『那一類事你不在行』的話，第一，我將替你覺得遺憾，第二，在想像中我將視你只是文學的製造者，隨即便把這事遺忘。

過去一年之中，我無時不想寫信給你，有好幾次幾乎要動筆了，可是——有時我以爲我未免把你的長處誇張得太過份，寫信給你是件不值得的事。只是二天之前，在那 *Gaulois* 報上我突然看見有人寫了一封恭維的信給你，而你曾調查這位和藹的人的地址，想寫覆信給他。我立刻起了妬意，你的文學天才又重新使我目眩——於是這裏便是我的信。

我且告訴你，我將永遠不把真名洩露。我也不想遇見你，甚至不想站在遠處望見你

——你的容貌我看了也許會不中意——誰又說得定呢？現在我祇知你還年青，尚未結婚；這二個條件甚至對於隔地相慕也是所必要的。

我得告訴你，我的姿色動人；你想到這點便會想寫回信了。如果我是男子的話，我也是不願與老醜婦通信的，不管她本人是否認爲老醜。

海斯丁上

這顯然激起了莫泊桑的好奇心，因爲莫氏不像左拉與康高，後者也曾接到她同樣的信，沒有答覆，莫氏收到這位「無名氏」的信後，却作覆如下：

小姐：

我的覆信將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樣的信。開頭我要謝謝你的好意與褒語。我們且平心靜氣地說話吧。

你說要做我的知心人。你憑什麼可做我的知心人呢？我並不認識你啊。我也許會把有的話大聲地，親密地告訴我的女友，然而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那種話呢——你是個陌生人，你的思想，脾氣，等等也許與我的不同。那不將是呆子，或是不忠實的朋友的行徑麼？

神秘的通信能增進什麼友誼呢？男女間的友愛——規規矩矩的友愛——不是多半由於見面，談話，或是由於寫信時想像彼此的聲音笑貌而來的麼？

你的身材，頭髮的顏色，你的笑貌，我都不知道，怎能把我衷心的親切話傾吐給你聽呢？

你信中說到一封我新近接到的一封信。那是一封自想就教於我的人寫來的信。且說陌生人的通信。於過去二年中，我收到陌生人的信不下五六十通。你所謂我的靈魂的知心人，我又將怎樣去選擇呢？

他們如把真姓名顯示，像在上流社會中那樣地結識，那時我們之間便會發生友誼信任的關係；否則我為什麼要爲了那也許美麗然而不認識的人而放棄我所認識的有風趣的友人呢？那陌生的人也許在容貌方面及思想方面令人不快意。這一席話不大慫恿，不是麼？只是我雖拜倒你的脚下，你會想信我的友愛是出於真心的麼？

小姐，請原諒這重實際而不重風雅的人的這一番理論；請想信我的話，我是你的感激的小心的——

莫泊桑

我的信中有塗改處，務乞見諒。我寫信是總有塗改處；我沒有工夫重抄一遍。

莫泊桑又及

二人間的通信繼續了一時。Marie Beshkirtseff 覆莫泊桑的信中對她所崇拜的人開玩笑道：『祇有六十通慕名而來的信麼？你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爲人所歡迎。我不願祇充第六十一人。』

不久之後，二人間的通信有了另一種的情調；莫泊桑告訴 Marie 說，他寫信給她乃是出於無聊，請『海斯丁小姐』予以同情心。只是她並不認真將事。莫泊桑乃假裝以爲海斯丁小姐是男子，於是她立即自認是男子。

後來 Marie 覺得他們間的通信討厭了，想中止寫信，可是莫泊桑此時以爲此事極爲有趣，又想設法調查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她始終沒有告訴莫氏她究竟是誰。

Marie 於最後一信中坦白告訴莫氏道：『於你俗氣的信我不再感覺興趣，可是你對於我的信有什麼興趣麼？設若你的趣味低級，認我沒有什麼神奇，縱然我的心意極爲純潔，你以爲我心裏會覺得高興麼？』於是他們間奇妙的通信以此中止了。只是有種傳說，說她於逝世前不久，曾與莫氏見面。在 Passy 地方，人們造了一個小教堂紀念她，在 Nice 地方，有一條街借用她的名字。

民國三十年八月印刷
民國三十年九月發行

天下
文章

定價國幣 **一元五角**

譯述者 何文介

發行者 陶亢德

發行所 亢德書房

上海赫德路趙家橋六七弄十三號

總代理 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4)
212208
(1)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110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5.00